

铁树记 明 邓志谟著

全称《新镌晋代许纯阳得道擒蛟铁树记》

第一回 总叙儒释道源流 群仙庆贺老君寿

词曰：

春到人间景色情，桃红李白柳条青。香车宝马闲来往，引却东风入禁城。  
酩酊酒，豁吟情，顿教忘却利和名。豪来试说当年事，犹记得许旌阳收伏孽龙精。

粤自混沌初辟，民物始生，中间有三个大圣人，为三教之祖。三教是甚么教？一是儒家，乃孔夫圣人，则述六经，垂灵万世，为历代帝王之师，为万世文章之祖，这是一教。唐睿宗有御制赞云：

猗欤夫子！实有圣德。其道可学，其仪不忒。删诗定乐，百王取则。吾岂匏瓜，东南西北。

一教是西方释迦牟尼佛祖，当时生在舍卫国刹利王家，放大智光明，照十方世界。地涌金莲华，丈六金身，能变能化，无大无不大，无通无不通，普度众生，号作天人师。这便叫做释家，又是一教。有诗为证：

国开兜率在西方，号作中天净梵王。

妙相端居金色界，神通大放玉豪光。

阎浮檀水心无染，优钵昙花体自香。

率土苍生皈仰久，茫茫苦海渡慈航。

一教是太上老君，乃元气之祖。生天主地，生佛生仙，号铁师元炁上帝。他化身周历尘沙，也不可计数。至商汤王四十八年，他又来出世。乘太阳口精化为弹丸，流入玉女口中。玉女吞之，遂觉有孕，怀胎八十一年，直到武丁九年，破胁而生。生下地时，须发就白，人呼为老子。老子生在李树下，因指李为姓，名耳，字伯阳，后骑着青牛出函谷关。把关吏尹喜望见青紫气，知是异人，求得《道德真经》共五千言，传留于世。老子入流沙，修炼成仙。今居太清仙境，称为道德天尊。这又是一教，有诗为证：

玉女度尘晬，和丸咽紫霞。

时凭白头老，去问赤松家。

瑶砌交芝草，星坛绕香花。

青牛函谷外，玄鬓几生华。

话说三教之中，惟老君为道祖，居于太清仙境。彩云统绕，瑞气氤氲。一日是寿诞之辰，群三十三大天宫，并终南山、蓬莱山、阆苑山等处三十六洞天、七十二福地列位神仙，千千万万，万万千千，或跨着彩鸾的，或骑着白鹤的，或驭着赤龙的，或驾着丹凤的，皆飘飘然乘云雾以来，次第朝贺，献上万寿

无疆词，稽首作礼。

词曰：

红云紫盖葳蕤，仙宫浑是阳春候。玄鹤来时，青牛过处，彩云依旧。寿诞宏开，喜道德五千言流传，万古不朽。况是摆列仙筵，献珍果、人间未有。巨枣如瓜，与着万岁冰桃，千年碧藕。此乾坤永劫无休，举沧海为真仙寿。

《水龙吟》

彼时，老君见群仙赞贺，大展仙颜，即设宴相待。你看那仙家的筵席，齐整不整齐。且听我说来。则见：

碧澄澄冰壶湛玉露，光闪闪开宴出红妆。芳馥馥作脯的是中山玄鹿，甜蜜蜜为脍的是西苑种羊。赤紧紧作鲙的是东海巨鲤，活喇喇下汤的是北岭飞凰。仙果列着红艳艳的蟠桃千万颗，仙花开着娇嫩嫩的异卉两三行。声喔喔的碧鸡啼唱，影翩翩的彩凤翱翔，听的是咿咿哑哑刮耳的钧天乐，闻的是氤氲氤氲扑鼻的御炉香，仙酒酝酿的甜甜熟熟，仙珮鸣响的叮叮铛铛。俊俏俏的金童擎着玉盞，轻巧巧的玉女捧着霞觞。铁拐李醉得行无好步，吕洞宾醉得一发风狂。张天师醉得睁眉露眼，玄帝祖师醉得散发飞扬。白玉蟾醉得脱衣卸膊，萨真人醉得捏诀那罡。

真个是：

神仙齐赴会，别是好风光。

酒至半酣，忽太白金星越席言曰：“众仙长，知南赡部州江西省之事乎？江西分野，旧属豫章，其地四百年后，当有蚊虺为妖，无人降伏。千百里之地，必化成中洋之海也。”老君曰：“吾已知之，江西四百年后，有地名曰西山，尤盘虎踞，水绕山环，当出异人姓许名逊，可为群仙领袖，殄灭妖邪。今必须一仙下凡，择世人德行浑全者，传以道法，使他日许逊降生，有传授渊源耳。”斗中一仙乃孝悌王，姓卫名弘康，字伯冲，出曰：“某观下凡有兰期者，素行不疚，兼有仙风道骨，可传以妙道。更令付此道与女真湛母，湛母付此道于许逊，口口相承，心心相契，使他日真仙有所传授，江西不至沉没。诸仙以为何如？”老君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”众仙即送孝悌王至焰摩天中，通明殿下，奏闻玉帝。

时玉帝御殿文武班齐，问云：“何臣俯伏仙班？奏何文表？一一披宣。”孝悌王奏云：

臣闻除灾救患，上帝仁心。授道传心、法流正派。窃见南赡部州豫章之郡，星分翼轸，地列衡庐。襟三江而带五湖，控蛮荆而引瓯越。民生繁庶，土地宽饶，诚名都也。四百年后，当有蚊虺为妖，害虐黎庶，切恐悠悠洪都，化作洋洋中海，臣不忍之。惟西山胜地，草秀毓灵。异人许逊，当应运而生，收复

蛟精，统领仙派，第以法教无传，渊源曷自？今兖州有道真兰期，丹阳有女真谌母，德行纯全，粹然法器，臣兹欲临凡世，将此妙道先授兰期，俾兰期再传谌母，谌母后传许逊。一则降伏蛟孽，俾护生灵。一则衍教仙宗，法云流润。臣无任瞻天仰圣。激切屏营之至。

玉帝见奏，喜动天颜。即命直殿仙官，将神书玉旨，付与孝悌王领讫。孝悌王辞别众仙，蹶起祥云，顷刻之间，到阎浮世界来了。且看下面分解。

## 第二回 孝悌王传授秘诀 汉兰公三生解化

却说前汉有一人，姓兰名期，字子约。本贯兖州曲阜县高平乡九原里人氏，历年二百，鹤发童颜，率其家百余口，精修孝行，以善化人，与物无忤。时人不敢呼其名，尽称为兰公。彼时儿童谣云：“兰公兰公，上与天通。赤龙下迎，名列斗中。”人知其必仙也。

一日兰公凭几而坐，忽有一人头上戴一顶逍遥巾，身上披一领道袍，脚下穿一双云履，手中拿一个鱼鼓筒板儿，潇潇洒洒，移步而转过台阶。从从容容，举手而推开竹牖。兰公一见，观其仙风道气，必神仙中人也，慌忙下阶迎接。揖让而进礼毕，分宾主坐定，进一盂香茗。此茗非是泛常的，乃武夷洞中之种，蒙山顶上之苗。带雾摘来，雀舌乍含三月雨。连云春处，龙芽先作一团春。即此一盂之献，而兰公敬客意甚厚了。

茶毕，遂问曰：“贫道山野鄙夫，有劳仙翁过访，不识仙翁高姓贵名，幸垂清教。”其人谓曰：“吾乃斗中之仙，孝悌王是也，本姓卫名弘康，自上清下降，遨游人间。久闻先生精修孝行，善及天下。身虽落在尘世，名已录于天府，故此相访，特陈孝悌之道，化汝三生。”兰公闻言，即低头拜曰：“贫老自分凡骨，敢望仙班。况贫老修身之道以孝为主，止可以淑一身，而不能淑万民。可以来一家，而不能率四海。今仙翁曰化我三生，琐琐贫老，有何德根功果，以感动仙灵乎？”孝悌王曰：“汝视人已不为两物，参天地本于一心，功德大矣。”遂以手扶起兰公，曰：“居，吾语汝孝悌之旨。”兰公乃欠身起曰：“愿听仙翁指教。”

孝悌王曰：“始炁为大道于日中，是为孝仙王。元炁为至道于月中，是为孝道明王。玄炁为孝道于斗中，是为孝悌王。夫孝至于天，日月为之明。孝至于地，万物为之生。孝至于民，王道为之成。是故大舜至孝，凤凰鸣于虞廷。姬文至孝，凤凰仪于岐山。姜诗至孝，鲤鱼出之舍傍。王祥至孝，黄雀入于幕内，即此论之，上自天子，下至庶人，孝道所至，异类皆应，孝之义大矣哉！先生修养三世，行满功成，当得元炁于月中，而为孝道明王。四百年后，晋代有一真仙许逊出世，传吾孝道之宗，是为众仙之长，得始炁于日中，而为孝仙王也。”遂成绝句一律，

孝乃人之百行原，功成名秩可登仙。

笑看今世庸夫辈，妄把阴阳颠倒颠。

自是孝悌王悉将仙家妙诀及金丹宝鉴、铜符铁券，并上清灵草、飞步斩邪之法，一一传授与兰公。又嘱兰公曰：“此道不可误传，惟丹阳黄堂者，有一女真谶母，德性纯全，汝可将此道传之，可令谶母复将此道传授与晋代学仙童子许逊，使许逊得传吴猛诸徒，则渊源有自、超凡而入圣者，不患其无门路也。”孝悌王言罢辞去，兰公远送孝悌王，乃口占一词赠云。

词曰：

孝悌兮人之大闲，心田兮谁无孔颜。得道兮剖破篱藩，飞升兮生彼羽翰。造化为炉兮炼金丹，天地为室兮坐蒲团。心有猿兮紧拴，意有马兮牢关。此妙诀兮，活泼如瞿塘澜。此盟誓兮，重大如须弥山。叮咛子兮非等闲，深秘藏兮方寸间。

却说孝悌王赠词毕，足下起一朵祥云，直冲霄汉而去，兰公拜而送之。及回家中，将金符、铁券、秘诀逐一参悟，遂择地修炼仙丹。其法云：

黑铅天之精，白金地之髓。黑隐水中阳，白有火之无炁。黑白往来蟠，阴阳归正位。二物俱含性，丹经号同类。黑以白为天，白以黑为地。阴阳混沌时，朵朵金莲翠。宝月满丹田，霞光照灵慧。休闲通天窍，莫泄混元气。精奇口诀功，火候文武意。凡中养圣孙，万般只此贵，一日生一男，男男各有配。

兰公炼丹已毕，遂得仙宗，举家服之，老者发白返黑，少者辟谷无饥。远近闻之，皆知其必飞升上清也。时有火龙者，系洋子江心孽畜，神通广大，知其法教流传，后来子孙必遭其歼灭，乃统其党类，令着鼋帅虾兵蟹将等，身披甲冑，手执钢叉，一齐奔出潮头，将兰公宅上围得重重叠叠，周周匝匝，声声叫道要夺金丹宝鉴、铜符、铁券之文。兰公听得，竟不知灾从何处来，祸从何处起，同家人开门看着。只见一片猛火，焰腾腾烧将过来，好惊人哩！那火呵：

红喇喇炎威着林木，黑漫漫烟气蔽乾坤。却似红孩儿身中四十八万毛孔一齐迸出，又似华光将手里三十六块金砖一并烧辉。此火比炎漫照着的更加十倍，此火比萧丘烧毁的更烈几分。咸阳遭之烽焰三月不绝，昆山遇之玉石一旦俱焚。也不问年少周郎赤壁鏖兵，也不问智谋诸葛博望烧屯。也不问江迤鸡尾长连短绊，也不问田单牛尾直撞横奔。虽有佛图澄佛法无边喫酒莫能扑灭，虽有张虚靖道法至显倾茶难以消瀾。此不比葛仙翁吐出的虚焰，此不比关云长虚设烟炖。任你焦头烂额，莫救此火烧空燎原。

却说那火也不是天火，也不是地火，也不是人火，也不是鬼火，也不是雷公霹雳火，却是那洋子江中一个火龙吐出来的。那兰公家人看见了这个势子

，大的摇两下头，小的伸两下舌，男男妇妇，痴痴呆呆，半晌不会做声。兰公知是火龙为害，问曰：“你这孽畜，无故火攻我家，却待怎的？”火龙道：“我只问你取金丹、宝鉴、铜符、铁券，并灵章等事。你若献上与我，万事皆休。不然，我做一个火烧新野哩。”兰公曰：“金丹、宝鉴、铜符、铁券之文，乃斗中孝悌王新授我的，我怎肯胡乱与你？”

只见火光中闪出一员鼋帅，你看他：

四爪棱棱锋快，背负一面团牌。扬威耀武撞将来，真个是形容古怪。

那鼋帅道：“你若不早早送出仙书，我叫你个片瓦无留。”兰公睁仙眼一看，原来是个鼋鼉，却不在意下。又有虾兵跳将出来，则见他：

头似龙头模样，棕须一把交加。手持两个大钢叉，真个是得人惊怕。

又有蟹将舞将出来，你看这蟹将，又装束的别样些儿。则见他：

浑身披着甲冑，钢叉利似青锋。背驼一鼓响冬冬，横行十分英勇。

却说那虾兵蟹将，两人大叫曰：“若不早献仙书，你家有十个，我杀你十个。有百个，杀你百个。却教你死无噍类。”兰公又举仙眼一看，原来一个是虾子精，一个是螃蟹精，转不着意了。遂剪下一个中指用来，约有三寸长，呵了一口仙气，念动真言，化作个三尺宝剑，有歌为证：

非钢非铁体质坚，化成宝剑光凛然。不须锻炼洪炉烟，棱棱杀气欺龙泉。光芒颜色如霜雪，见者咨嗟叹奇绝。琉璃宝匣吐莲花，错镂金环生明月。此剑神仙流真精，干将莫邪虽比伦。闪闪烁烁青蛇子，重重片片绿龟鳞。腾出寒光逼星斗，响声一似苍龙吼。今朝挥向烈炎中，不识蛟螭敢当否。

兰公将所化主剑望空掷起，那剑活喇喇就似个翻身鹞子，光闪闪就似个赶月流星，响铮铮就似个铁马敲风，急腾腾就似个锦鳞跃浪。一飞飞入火焰之中，左一冲，右一击。左一挑，右一剔。左一砍，右一劈。那些孽怪如何挡抵得住？只见鼋帅遇着，缩头缩脑，负一面团牌，走忙忙的。他却在哪里？直走在峡江口深深的岩里躲避，至今尚不敢出头哩。那虾兵遇着，拖着两个钢叉，连跳连跳，连走连走。你看他走在哪里？直走在洛阳桥下，石缝子后面藏身，至今腰也不敢伸哩。那蟹将遇着，虽有全身坚甲，不能济事。也拖着两个钢叉，横走直走。他须有八只脚儿更走不动，却被扑松宝剑一劈，分为两半。你看他腹中不红不白，不黄不黑，似脓却不是脓，似血却不是血，遍地上滚将出来。真个是但将冷眼观螃蟹，看你横行得几时。

那火龙自知兰公法大难以挡抵，叹曰：“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代儿孙作马牛。我后来子孙，福来由他去享，祸来由他去当的，我管他则甚？”遂奔入洋子江中，万丈深潭底藏身去了。自是兰公举家数十口，拔宅升天，玉帝封兰公为孝明王，不在话下。再看谶母显化之术何如，且看下面分解。

### 第三回 孝明王变化小儿 谶母传孝明王道

却说金陵丹阳郡，地名黄堂，有一女真字曰婴，潜通至道，忘其甲子，不知其几百年岁。乡人累世见之，齿发不衰，容貌常少，皆以谶母呼之，谓其可作母仪也。时孝明王兰公既传孝悌王妙道，钦奉仙旨，欲将此道复传与谶母，乃变为小小娃子，年可三四岁，在吴郡市上号哭不止。你看这个娃子：

头剃得光光乍，江儿水泪汪汪。红衫儿遮不住刮地风，驻云飞望不见香柳娘。却好似离母的雏嫩嫩黄莺儿，又好似失乳的孤单单山坡羊。哭皇天一声声断人肠，浑不是要孩子儿模样。

谶母过于其处，见而哀之，问曰：“孤儿，因何在此悲啼？”孩儿曰：“当此三国离乱之世，吴主新即帝位，曹操兵下江南，父母携我避兵，乱军追急，舍我逃散，今不知所在，伏望老母收留，长大后当衔环结草而报。”谶母怜其孤苦，遂收此儿归家抚育。

渐已长成，母令其读书，真个是读书破万卷，一目下十行。母令其写字，真个是毫端挥雾雨，纸上走龙蛇。母令其赋诗，真个是唾吐成珠玉，词成泣鬼神。母令其作文，真个是篇篇成锦绣，字字吐珠玑。这还不打紧，在上的天文，哪些儿不深晓？在下的地理，哪些儿不精通？在三代两汉的人物，哪些儿不周知？这便是聪明之子，俊秀之儿。谶母不胜之喜。

年及弱冠，谶母谓曰：“我修奉正道，其来已久，不知岁月之几更矣。一切人情世事置之度外，但怜汝孤苦，抚养于汝。今汝既长大，又无父母，将何以为姓氏？”儿曰：“深感老母抚育之恩，岂不敢遵母命，但昔日曾蒙斗中真人授职□□章，约为孝道明王，请以此为名号，不知老母尊意如何？”母曰：“既是天真付授，吾何敢违？”

且说谶母东邻有一耆老，生有一女，年可十八。你看她标致不标致？则见：

面搽着白净净钟乳粉，发梳着黑悠悠何首乌。金银花娇的插鬓稀疏，甜蜜蜜露一双丁香奶乳，嫩尖尖良姜手指。光溜溜滑石皮肤，欲嫁槟榔作丈夫。试问取寿高高贝母。

耆老见明王天资明敏，容貌端然，欲以女妻之，使人与谶母议亲，谶母对明王谓之曰：“男女居室，人之大伦，汝今年已长大，合婚娶。东邻耆老一女，以为配偶。”明王跪进母前，告曰：“儿非浮世之人，领斗中孝悌王仙旨，教我传道与母，今此化身为儿，度脱我母，何必更议婚姻？但可高建仙坛，传付此道，使我母飞升上清也。”谶母闻得此言，且惊且喜，遂于黄堂建立坛靖，大阐孝悌王之教，明王遂告谶母以修真之诀。

诀曰：

真仙试把道法传，阐扬正教汞与铅。铅飞雪浪汞流液，朵朵金花起紫烟。紫烟飞上凌霄殿，连连结结冰花片。日月抛光朗大千，巽风常使金花现。抽出天魂夺日霞，水晶宫里是吾家。吾家不是非凡境，夜餐露液昼日华。汞死为铅铅化土，白云鼎气丹之祖。怀尽天魂地魄中，玄元称此为丹母。仙机细细口传君，巧夺乾坤日月真。道法千门及万户。千门万户独斯尊。早朝上帝抛金玺，晚捧玉皇丹诏旨。朝游碧落暮苍梧，晚走扶桑西阊圃。汞是元神铅是形，形神相得合为真。真神相遇真形后，善果周完睹太清。

于是孝明王仍以孝悌王所授金丹、宝鉴、铜符、铁券、灵章，及正一斩邪三五飞步之术，悉传与谶母，时有九凤齐鸣，万灵卒止。谶母得传此道，如拨云之见皓月，瑞雪之点洪炉，乃谓孝明王曰：“论昔日恩情，我为母，君为子。论今日传授，君为师，我为徒。”遂欲低头下拜，孝明王曰：“只论子母，莫论师徒。”乃不受谶母之拜。惟嘱之曰：“此道老母宜深藏秘隐，不可轻泄。我领孝悌王之言，后世晋代有二人来学仙者，一人姓许名逊，一人姓吴名猛。二人皆名登仙籍，惟许逊得传此道。按玉皇玄谱仙籍品秩，吴猛位居元郡御史，许逊位居都仙大使，兼高明太史，总领仙部，是为众仙之长。老母可将此道传与许逊，又着许逊传与吴猛，庶品秩不紊矣。”明三言罢，拜辞老母，飞腾太空而去。谶母感明王之教，保持此道，兢兢业业，以待后世真仙，亲相授受。有诗为证。

诗曰：

出入无车只驾云，尘凡自是不同群。

明王恐绝仙家术，告诫叮咛度后人。

#### 第四回 许琰许肃布阴德 许逊应泰运降生

却说汉灵帝时，卞常侍用事，忠良受其党锢，谗谄遇其擢用，毒流四海，政坏朝端。天下百姓，哪一个不咀咀嚼嚼，哪一个不嗟嗟怨怨。这一嗟怨不打紧，却惊动了上界玉帝。玉帝见灵帝这等无道，遂降下两场大灾异，警着灵帝，使久雨之后，又是久旱。

且说那久雨如何？终朝不停的雨脚，彻夜不散的云头，一连就下了五个整整的月。有诗为证：

上天淫雨久涟涟，四海居民总可怜。

商市长高柴米价，民家用尽篋笥钱。

青山黯黯云迷树，白地茫茫水接天。

到处凄凉厨灶冷，晚来犹未爨朝烟。

淫雨已过，俗语道：“久雨必有久晴。”岂知普天之下，又大旱一年整整的。莫说是禾苗槁死，就是草木也干枯了。又有诗为证：

诗曰：

旱魃为殃似火加，炎蒸郁郁实堪嗟。  
郊原到处枯禾黍，田野何曾熟稻麻。  
稚子悲号皆绝粒，黎民逃散已无家。  
纷纷四海皆如此，纵是行军亦唱沙。

不想灵帝无道，水旱相仍，可怜那一时的百姓，吃早膳，先愁晚膳。缝夏衣，便作冬衣。这里去闻得有父母的，恹恹惶惶号寒。那里去闻得有妻子的，悲悲切切啼饥。正是朝有奸臣野有贼，地无荒草树无皮。壮者皆散于四方，老者尽死于沟渠。

时许都有一人姓许名琰，字汝玉，乃颍阳许由之后，为人豁达大度，仁民爱物，深明医道，擢太医院医官。你看这个医官，名播着天门冬，性涵却薏苡仁。怀厚朴之才，无邪无曲；典苻蓉之职，医国医人。当时有好事者，赠以对联，联曰：

种董氏杏林，出心上化工敷春色；  
濬苏仙橘井，流性中恩泽沛泉源。

时许琰感饥荒之岁，死者莫计其数，乃罄其家货，置丸药数百斛，名曰救饥丹，散与四方食之。每食一丸，可饱四十余日。于是饥饿之人，俱得不死。你看这等的阴功，岂无报应？于是琰妻张氏，身怀有孕。妊娠满足，生下一子，名曰许肃，字世为。自幼聪敏，遂不好弄。及长有高节，朝廷屡聘不仕。

及汉献帝初平年间，许都又遭大荒。这一荒不打紧，斗米十千钱，那米就贵如玉粒。三日一餐饭，那饭就胜似胡麻。人人菜色，个个鹄形，民真个好苦！况黄巾贼起，又遇大乱。这一乱不打紧，干戈并起，到处烽烟。那室家分离的，不是夫哭妻，就是妻哭夫。那娘儿失散的，不是子寻母，就是母寻子。那昆弟逃走的，不是兄呼弟，即是弟呼兄。扰扰攘攘，悲悲哭哭，有甚好处？真个是宁作太平犬，莫作离乱民。

彼时，许肃家尚丰盈，将自己仓中谷粟一概周给各乡，遂挈家避乱于江南，择居豫章之南昌。行不数日，因暑酷热憩于槐阴树下，偶拾得一襁褓，肃展开观之，见有黄金百余两，谓家人曰：“此物不知何人所遗。汝等先行，吾坐于此处，以待失金人到此，将此金付还与他。”及至日暮，无有追寻者。肃候至次日侵早，才有一客人号泣而至。肃问之曰：“客官因何悲泣？”客曰：“吾乃山西平阳人，困抛父母妻子，出往汴梁，游商三年，止趁黄金一百三十两。昨日避暑于此，歇息片时，不意将金遗落。及至宿店，始觉行囊一空。今日敬寻至此，谅此冲要大路，往过来续，安得此金尚在！若此金不见，吾亦无面目回见父母妻子，不如触此槐树而死，免得受此呕气。”言罢，即望树而

触。肃急止之曰：“不可。汝抛父母妻子，出外经商。倘汝轻生，教汝父母妻子所靠谁人？我昨日过此，此金是我拾得。等了一晚方等待汝来，吾将还汝。”遂出金还之。其人曰：“难得此等好意，吾愿将金一半以谢厚恩。”肃曰：“无劳而获，身之灾也。”固辞勿受。其人叩头感谢而去。后人有诗叹曰：父施药饵救饥荒，子弃黄金德性良。

可羨一家皆积善，致生仙■永流芳。

却说太白金星见许氏世代积善，唤鉴察神谓曰：“汝在人间鉴察善恶，凡人有善，不可不赏。凡人有恶，不可不罚。今南昌许肃父子，父以济饥丹药数百斛救人甚多，子以仓粟赈贫、拾金还客，何不表奏天廷？”鉴察神从金星之言，商议具表，上奏玉帝。回至三天门下奏曰：

巨闻作善者天降之百祥，作不善者天降之百殃。是以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今南昌许肃父许琰普施药丹，救济饥荒，活命几百万人。肃有父风，布施贫民衣食，拾金不取，种种可羨。今肃尚无子，伏乞差下天仙，降临尘世，以为许肃后嗣，补报阴德，以劝行善。臣金星同鉴察神不胜瞻仰之至。

玉帝闻奏，展开表章看毕，乃曰：“朕观卿表，乃知许肃父子世代阴功，若不厚报，无以劝善，即仰殿前掌判仙官，将玄谱仙籍品秩逐一查检，看晋代当有何物害民，当出何人传道，以除民害，即差下界以报行善。”掌判仙官即将玄谱检看已毕，奏曰：“晋代江南口出一孽龙精，扰害良民，生养蛟党繁盛。今轮系玉洞天仙降世传授女真谶母飞步斩邪之法，斩灭孽龙蛟党，以除民害。”玉帝闻奏，乃差玉洞天仙，身变金凤，口衔宝珠，下降尘世，直至许肃家庭，衔珠吐与肃妻吞之，使肃妻有孕，然后投胎出世，取名许逊，传谶母正一飞步之法，诛灭孽龙，功成完满，拔宅升天，以昭善报。太白金星及鉴察神谢恩而退。

天使即传玉旨，宣取玉洞天仙直至大廷，谨依玉旨分付，拜谢玉帝而行。遂变金凤衔珠降世，直至许肃之家。有诗为证。

诗曰：

御殿新传玉帝书，祥云谒谒凤衔珠。

试看凡子生仙种，积善之家庆有余。

却说吴赤乌二年三月，肃妻何氏是夜忽得一梦，梦见有一金凤衔珠飞降于庭前。其珠也不是老蚌腹中生的，其珠也不是骊龙颌下悬的，其珠也不是隋蛇口里衔的，其珠也不是魏惠王照乘的，其珠也不是吕奉先嵌冠的，却原来圆圆净净，光光明明，是玉皇殿前一颗照座的宝珠，敕那金凤衔来，一坠坠于何氏掌中。何氏喜而玩之，遂将其珠含于口中，不觉那唾津儿满口，把那颗滑溜溜

宝珠，一毂辘吞下肚子去了。既及睡醒之时，原来是一梦。听樵楼之鼓，已打三更。彼时何氏只说是梦中吞了那珠，那晓得玉洞天仙投胎出世。直至对月红信愆期，却晓得有孕，遂对夫君许肃说其缘由。

许肃听知此事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喜的是怎么年过三十无嗣，今妻子有孕，这不是可喜？何氏自来没有生育，恐临产之时，十分的艰难，这又不是可惧？遂对其妻谓曰：“我前日在城中嬉游，见那广润门有一个占卦先生，头戴着一顶道巾，身披着二十四气的摆褶，脚穿着南京轿夫营里三厢履鞋，一面招牌写着‘易卦通神’四个大字。那问卜的如柳串鱼。我问那邻居，这个先生在哪里。那邻居道：也不知他的姓名，只闻得他道是鬼谷子的徒弟，混名鬼推。我不免去问他个吉凶，或是男是女，看他如何？”何氏道：“言之有理。”那许肃员外即整顿衣帽，竟望广润门来。

只见那先生忙忙的，占了又断，断了又占，拨不开的人头，移不动脚步。许员外站得个腿儿酸麻，还轮他不上，只得叫上一声：“鬼推先生！”那先生听知叫了他的混名，只说是个旧相识，连忙的说道：“请进，请进。”许员外把两只手，排开了众人，方才挨得进去。相见礼毕，许员外说道：“小人敬来问个六甲，或生男，或生女，或吉，或凶，请先生指教。”那先生是个惯熟的，转身就添上一炷香，唱上一个喏，口儿里就念动：

虔叩六丁神，文王卦有灵。吉凶含万象，切莫顺人情。灾卦者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。人有诚心，卦有灵感。谨焚真香，虔请八卦祖师，伏羲、大禹、文王、周公、孔子，五大圣人，孔门卫道七十二贤、鬼谷先生、孙臆先生、管辂先生、严君平先生、穆修李挺先生、卦中六丁六甲神将，千里眼、顺风耳，报卦童子，掷卦童郎，虚空过往一切神祇，本省城隍社令，咸望降临，鉴今卜筮。今据大明国江西南昌府南昌县求卦信人许肃，敬占六甲生产，八八六十四卦内占一卦，三百八十四爻内占六爻。爻莫乱动，卦莫乱移。吉则判吉，凶则判凶，明彰报应。

那先生念罢了，把铜钱掷了六掷，掷得个地天泰卦。先生道：“好一个卦头！且是天喜当头，贵人禄马持世，福德临身。”遂与许员外唱一个喏道：“恭喜！贺喜！好一个男喜。”遂批上几句云：“福德临身旺，青龙把世持。秋风生桂子，坐草却无虞。”许员外得了此个卦，心下才安稳些儿。遂将几十文钱谢了先生，回去与何氏说了一番。何氏心亦少稳。

不觉的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却是八月十五了。只见金乌西坠，玉兔东升。这一夜却不是等闲之夜，乃是中秋良夜。那个月也不是等闲之月，却是中秋明月。僧如满有诗为证：

团团离海角，渐渐出云衢。

此夜一轮满，清光何处盘。

又有苏东坡《水调歌头》词一首为证：

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惟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。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元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

却说许员外与何氏贪看了一会，不党的二更将尽，三鼓初传。忽听得天上奏一部仙乐，祥云缭绕，送下一个天仙来了。猛地里何氏腹中疼痛起来，遂推开那格子眼，斜倚着锦屏风，取下了八珠环，脱下了锦裙襖。只见那玉沟里似雪消春水来，血淋淋似落红花满地，那许员外在肚子上似揉碎梅花般揉一揉，那何氏把只脚踢一踢，就产下个孩儿下来。则闻的芬馥馥异香满室，又见那赤烂烂红光照人，真个是五色云中呈鸞鷟，九重天上送麒麟。次早邻居上上下下，齐齐整整都来贺喜。有诗为证：

夜夜生兰梦，年年种玉心。

充闾看气色，入户试啼声。

明月还珠浦，高枝发桂林。

北堂书报日，不啻万黄金。

却说真君于中秋夜降生，初生之日，瑞云罩屋，百鸟喧门，瑞气氤氲，异香经月不散。远近之人莫不异之。真君之生形容端正，神清骨秀，颖悟过人。年有三岁，即知父母之劬劳而有怀，识兄弟之伦叙而让坐。父母乃取名逊，表字敬之。年十岁，从师读书，一目十行俱下。你看他写的字，铁画银钩，就是那王羲之、欧阳公也着叫他作师父。作的文锦辞绣句，就是那韩文公、苏东坡也着称他作哥哥。吟的诗玉律金声，就是李太白、杜子美只做得他的徒弟。

一日先生出一对与真君对：“夹涧古松，长就龙鳞因耐雪。”真君对云：“出林新竹，展开凤尾便腾空。”先生大惊，异之，乃对其父许肃曰：“贤郎学问大过于人，吾不能为之师矣。”固辞而去。真君因师辞去，弃书不读。遂慕修养学仙之法，尝作诗数韵，大书于壁以自警云。

诗曰：

人生七十古来少，前除年少后除老。中间光景不多时，又有闲愁与烦恼。过了中秋月不明，过了清明花不好。花前月下能几人，不如且把金樽倒。世上财多用不尽，朝内官多做不了。官大财多心转劳，落得自家白头早。请君细数眼前人，一年一度埋青草。草里高低多少坟，一年一半无人扫。世间人我莫争强，祸福无门人自讨。还丹何不学神仙，逍遥快乐蓬莱岛。

第五回 吴猛遇真仙得道 真君投吴猛指引

且说真君虽慕仙道，未有点化，却从哪个所在做工夫？时有吴猛字世云，西宁州人。性至孝，夏月亲睡无帐，恐蚊噬啮其亲，每先卧于床，恣其蚊所噬，不以手驱之，使蚊噬饱，亲得安寝。于是举孝廉，仕吴，为洛阳令。因三国离乱，谢职而归，得传异人丁义神方，乃日以修炼为事，又闻南海太守鲍靓有道德，吴君乃虔心往师之，得其秘法。

一日，游庐山，过三石梁，见水中有五色祥云，掩映金楼宝殿，一轮红日，光含玉树琼枝。观之不舍，徐徐步入其中。山明水秀，乔木深林，女织男耕，鸡鸣犬吠，别是一洞天之地也。须臾间，一老人羽衣鹤氅，素扇纶巾，飘飘然自松下而出，傍有一童子，手执金盘，中承玉露。老人曰：“闻先生来游敝地，无可为茶，特以金盘承露为献。”吴君曰：“区区一介庸夫，误入仙境，幸莫大也。又蒙玉露相赐，感恩不浅。”即拜受之，饮之入口，清凉如水，忽觉心体疏快，毛骨轻绕。老人曰：“此玉露者，正所谓琼浆是也。子服之后，可以长生。”吴君拜谢，不胜之喜。

老人正欲抽身而去，吴君恳问之：“此是何地去处？”老人曰：“此乃三十三天之界，上是吴天至尊玉皇上帝之金阙，下乃云台雾阁诸天真仙之洞府。汝今得传丁义之方，名列仙籍，但修行功欠，仙骨未充，尚无超升之日。吾有白云符一道，今将授汝。你回去，可持修勿倦。”吴君唯唯受命。二人分别，吴君身体，依然尚倚在桥梁之上。

回至豫章，江中风涛大作，舟船飘去，竟莫能渡。乃取所执白羽扇画水成陆路一条，徐徐而渡。渡毕，路复为水。观者惊骇。于是道术大行于吴晋之间，弟子相从者甚众。有诗为证：

步入桥梁上九天，真仙亲授白云篇。

中问易简无多术，只是教人炼汞铅。

且说真君未投明师，心常切切。忽一日有一人姓胡名云，字子元，自幼与真君同窗，情好甚密。别真君日久，欲叙间阔之情，特来相访。真君倒展趋迎，握手话旧。真君献茶已毕，却命童仆剪西园之韭，开东阁之樽，相与对床谈吐，且将共联诗句。诗云：

自昔河梁别（真君），于今隔几年（子元）。

参商分卯酉（真君），鱼雁阻天渊（子元）。

月夕添新恨（真君），风晨忆旧缘（子元）。

相逢一樽酒（真君），灯下话留连（子元）。

二人联诗已毕，子元曰：“君今学问充粹，明年大比，取青紫如拾芥耳。”真君曰：“功名身外物，富贵等浮云。吾实无心于此。”子元曰：“君何为出此言？”乃观壁间数咏，见其有驰慕神仙之意，乃曰：“老兄欲做云外客乎

？”真君曰：“惶愧惶愧！自昔奉教，别来殊不谙世。自知富贵百年，却难保守。轮回六道。易得循环。今潜欲向善，但未得明师指示，殊不满意耳。”子元曰：“老兄之言，正合我意。愚性亦颇嗜方外之术，恨不遇明师。往者因访道友云阳詹先生言及西宁有一人姓吴名猛，字世云，修炼得法，道术盛行。区区闻名久矣。每欲拜投，奈母老不敢离。老兄若不惜劳苦，可往师之。”真君一闻此言，大喜曰：“多谢子元指教。”二人分别而去。真君即拜辞父母，收拾行李，竟投西宁，后人诗赞曰：

无形无影仙路难，未经师授莫跻攀。

胡君幸赐吹嘘力，打破玄元第一关。

话说真君往西宁投师。途路之间，万千苦楚。晴则披着星，戴着月，闻笼鸡报晓即登程。阴则沐了雨，栲了风，见野鸟投林方借宿。关河迢递，行长亭又见短亭。山路崎岖，过小涧且逢大涧。村中有酒，无心问牧童以沽。路上有花，何意寻红裙而采。真个是一心专向灵山佛，意马心猿紧紧拴！且喜晓行夜宿，得到吴君之门。真君乃持着一个拜帖儿，对道童曰：“敢烦仙童通报吴君，南昌有方士一人，敬来投拜。”那童子不慌不忙，递着一个拜帖儿，直进通报。那吴君将拜帖展看，只见上写着豫章门生许逊顿首拜，吴君看了，惊曰：“此人乃有道之士。”即出门迎接，揖让而进，礼毕，真君曰：“小人久闻仙丈道术盛行，久欲拜投，恨无门路。昨得詹先生指引，欲侍左右，授业门下，不知仙丈肯容纳否？”吴君见真君仪容秀伟，骨骼清奇，乃对真君曰：“久慕先生尊名。每思一面，今幸识荆。奈小老粗通道术，焉能为人之师？但先生此来，当尽剖露，岂敢自私？亦不敢以先生在弟子列也。”自是吴君视真君，悉以宾朋相待，后称真君为许先生。然真君亦尊吴君则不敢自居。

一日，二人坐清虚堂共谈神仙之事，真君问曰：“人之有生必有死，乃古今定理。吾见有壮而不老，生而不死者，不知何道可以致此？”吴君曰：“人之有生，自父母交媾，二气相合，阴承阳生，气随胎化，三百日形圆，灵光入体，与母分离。五千日气足，是为十五童男。此时阴中阳半，可以比东日之光。过此以往，不知修养，则走失元阳，耗散真气。气弱则有病老死苦之患。

”真君曰：“病老死苦，将何以却之？望仙丈指教。”吴君曰：“人生所免病老死苦，在人中修仙，仙中升天耳。”真君曰：“人死为鬼，道成为仙。仙中升天者，何也？”吴君曰：“纯阴而无阳者，鬼也。纯阳而无阴者，仙也。阴阳相离者，人也。惟人可以为仙，可以为鬼。仙有五等，法有三成，持修在人而已。”

真君曰：“何谓法有三成，仙有五等？”吴君曰：“法有三成者，小成、中成、大成。仙有五等者，鬼仙、人仙、地仙、神仙、天仙。所谓鬼仙者，少

年不修，恣情纵欲，形如枯木，心若死灰，以致病死，阴灵不散，成精作怪，故曰鬼仙。鬼仙不离于鬼也。所谓人仙者，修真之士不悟大道，惟小用其功：绝五味者，岂知有六气，忘七情者，岂知有十戒。行嗽咽者，哂吐纳之为错；著采补者，笑清静以为愚。采阴取妇人之气者，与缩金龟者不同。益阳食女子之乳者，与炼金丹不同。此等之流，止是于大道中得一法一术，成功但能安乐延寿而已，故曰人仙。人仙不离人也。所谓地仙者，天仙之半，神仙之中，亦止小成之法，识坎离之交配，悟龙虎之飞腾，烧成丹药，炼成住世，而得长生不死，以作陆地神仙，故曰地仙。地仙不离于地也。所谓神仙者，以地仙厌居尘世，得中成之法，抽铅添汞，金精炼顶，玉液还丹。五气朝元，三阳聚顶。功满忘形，胎生自化，阴尽阳纯，身外有身，脱质升仙，超凡入圣。谢绝尘世，以归三岛，故曰神仙。神仙不离于神也。所谓天仙者，以神仙厌居三岛，得大成之法，内外丹成，道上有功，人间有行。功行满足，授天书以返洞天，是曰天仙。天仙不离于天也。然修仙之要，炼丹为急。吾有洞仙歌二十二首，君宜谨谨记之。”

丹之始，无上元君授圣主。法出先天五太初，遇元修炼身冲举。  
丹之祖，生育三才运今古，隐在鄱湖山泽间，志士采来作丹母。  
丹之父，晓来飞上扶桑树，万道霞光照太虚，调和兔髓可烹煮。  
丹之母，金晶莹洁夜三五，乌兔搏掇不终朝，炼成大药世无比。  
丹之胎，乌肝兔髓毓真胚，一水三汞三砂质，四五三成明自来。  
丹之兆，三日结胎方入妙，万丈红光贯斗牛，五音六律随时奏。  
丹之质，红紫光明入莫测，元自虚无黍采珠，色即是空空即色。  
丹之灵，十月脱胎丹始成，一粒一服百日足，改换形骨身长生。  
丹之圣，九年炼就五霞鼎，药力加添水火功，枯骨立起孤魂醒。  
丹之室，上弦七兮下弦八，中虚一寸号明堂，产出灵苗成金液。  
丹之釜，垣廓坛炉须坚固，内外护持水火金，日丁金胎产盘古。  
丹之灶，鼎曲相通似蓬岛，上安垣廓护金炉，立炼龙膏并虎脑。  
丹之火，一日时辰十二个，文兮武兮要合宜，抽添进退莫太过。  
丹之水，器凭胜负斯为美，不潮不滥致中和，滋产灵苗吐金蕊。  
丹之威，红光耿耿冲紫薇，七星灿灿三台烂，天丁地甲皆皈依。  
丹之窍，天地人兮各有奥，紫薇岳渎及明君，三界精灵皈至道。  
丹之彩，依方逐位安排派，青红赤白黄居中，摄瑞招祥神自在。  
丹之用，真土真铅与真汞，黑中取白赤中青，全凭水火静中动。  
丹之融，阴阳配合在雌雄，龙精虎髓鼎中烹，造化抽添火候功。  
丹之理，龙膏虎髓灵无比，二家交媾伏黄精，屯蒙进退全终始。

丹之瑞，小无其内大无外，放弥六合退藏密，三界收来黍珠内。

丹之完，玉皇俸禄要天禄，等闲岂许凡人泄，万劫之中始一传。

真君曰：“多谢仙丈指示迷途！敢问仙丈，五仙之中，已造到何仙地位？”吴君曰：“小老山野愚蒙，功行殊欠，不过得小成之功，而为地仙耳。若于神仙天仙，虽知门路，无力可攀。”遂将烧炼秘诀，并白云符书悉传与真君。真君顿首拜谢，相辞而归。不知后去如何，且看下面分解。

#### 第六回 真君访郭璞寻居 朝廷举真君孝廉

却说真君传得吴君之道，回至本宅，厌居闹市，欲寻名山胜地，以为栖身之所。闻知汝南有一人，姓郭名璞，字景纯，明阴阳风水之道，遨游江湖。真君敬访之，欲问择居之事。

璞一日早起，见鸦从东南而鸣，遂占一课，断曰：“今当有一仙客，姓许名逊者到我家中来，请我卜择居地。此人他日有神仙之分。”至日中，家童果报曰：“客至矣。”璞闻之，慌忙出迎，揖让而进，分宾主坐。璞问曰：“先生莫非许敬之乎？”真君曰：“公何以知之？”璞曰：“某今早卜一卦，应先生今日至，欲采居址之事。未知果然否？”真君曰：“诚然。念许逊南昌人，敝居闹市，厌车马之喧哗，苦红尘之扰攘。久闻先生通天文、地理、历数之书，敢烦博采名山，另迁居址。未知君意若何？”璞曰：“许先生仪容秀伟，骨骼清奇，非尘中人物。富贵之地，不足以居先生。居先生者，其神仙之地乎？”真君曰：“昔日吕洞宾居庐山而成仙，鬼谷子居云梦而得道。今或无此吉地么？”璞曰：“有，有，但当遍历耳。”

于是命仆童收拾行囊，与真君同游江南诸郡，采访名山。行至庐山，璞曰：“此山嵯峨雄壮，湖水还东，紫云盖顶，累代产升仙之土。但山形属土，先生姓许，羽音属水，水土相克，不宜居也。但作往来游寓之所则可矣。”又行至饶州鄱阳，地名傍湖，璞曰：“此傍湖，富贵大地，但非先生所居。”真君曰：“此地气乘风散，安得拟大富贵耶？”璞曰：“相地之法，道眼为上，法眼次之。道眼者，凭目力之巧，以察山河形势。法眼者，执天星、河图、紫薇等法，以定山川吉凶。富贵之地，天地所秘，神物所护，苟非其人，见而不见。俗云：福地留与福人来，正谓此也。”真君曰：“今有此等好地，先生何不留一记，以为他日之验？”郭璞乃以诗为记云。

诗曰：

行尽江南数百州，惟有傍湖出石牛。

雁鹅夜夜鸣更鼓，鱼鳖朝朝拜冕旒。

离龙隐隐居乾位，巽水滔滔入艮流。

后代福人来遇此，帝子王孙八百秋。

许郭二人，又行至宜春栖梧山下。有一人姓王名朔，亦善通五行历数之书、三教九流之道，见许、郭二人，登山采地，料必其异人，遂迎至其家。询姓名已毕，朔留二人宿于西亭，相待甚厚。真君见其人诚意殷勤，乃告之曰：“子相貌非凡，可传吾术。”遂密授修炼仙方。王朔顿首拜谢。郭璞曰：“此居山水秀丽，宜为道院以作养真之地。”王朔从其言，遂盖起道院。真君援笔大书三字，以作牌额于其上，曰“迎仙院。”王朔感戴不胜，二人相辞而去。

遂行至洪都之西山之地，地名金田。则见嵯峨峨峨的山势，突突兀兀的峰峦，活活泼泼的青龙，端端正正的白虎；圆圆净净的护沙，湾湾环环的朝水。山上有苍苍郁郁的虬髯美松，山下有翠翠青青的凤尾修竹。山前有软软柔柔的龙须嫩草，山后有古古怪怪鹿角的枯樟。也曾闻华华彩彩的鸾吟，也曾闻昂昂藏藏的鹤唳，也曾闻咆哮咆哮的虎啸，也曾闻呦呦洗洗的鹿鸣。这山呵，比浙之天台，更生得奇奇绝绝。比闽之武夷，更生得岩岩峣峣。比池之九华，更生得迤迤邐邐。比蜀之峨眉，更生得秀秀丽丽。比楚之武当，更生得尖尖圆圆。比陕之终南，更生得巧巧妙妙。比鲁之太山，更生得蜿蜿蜒蜒。比广之罗浮，更生得苍苍奕奕。真个是天下无双胜境，江西第一名山！有诗为证。

诗曰：

形势蜿蜒礴且磅，奇奇怪怪色苍苍。  
巉岩不改清堪挹，厚重无迁静有常。  
飞尽云烟闻锦绣，发生草木焕文章。  
分明是个神仙宅；万古精英此处藏。

却说郭璞先生，行到此山麓之下，前一观，后一察。左一顾，右一盼，遂放下一个小团团的罗经，定了去处。取出一枚细尖尖的玄针，审了方向，抚掌大笑曰：“璞相地多矣，来尝有如此之妙！若求富贵，则有起歇。如欲栖隐，大合仙格。观其罔阜厚圆，位坐深邃。三峰壁立，四环云拱。内外勾锁，无不合宜。大凡相地兼相其人，观君表里，正与地符。且西山属金，以五音论之，先生之姓，羽音属水，金能生水，合得长生之局。舍此无他往也，但不知此地谁人为主？”

言未罢，忽旁有一樵夫指曰：“此地乃逍遥公之业，其人姓金名宝，旧居之所也。”真君曰：“金公为人如何？”樵夫曰，“其人朴直公正，博施济人。”真君一闻此言，不胜之喜。二人径访其家。金公欣然出迎，礼毕，叙宾主而坐，欢若平生。金公问曰：“二位仙客，从何而至？”郭璞曰：“小子姓郭名璞，略晓阴阳之术。因此位道友姓许名逊，欲求栖隐之地，偶采宝庄正合仙投。欲置一居以为修炼之所，不知尊翁肯慨然许否？”金公曰，“窃观许君仙

风道骨，诚非尘埃中人，第恐此地褊小，不足以处许君。如不弃，即当奉许君居之。且寒庄薄地数亩，悉当相赠。”真君曰：“虽蒙千金之诺，愿尊公订价值多少，惟命是从。”金公曰：“大丈夫一言，万金不易。愚老拙直，平生不立文券。”乃与真君索大钱一文，中破之，自收其半，一半付还真君。真君叩头拜谢，三人分别而去。于是真君辞了郭璞，择取吉日，挈家父母妻子，凡数十口，徙于西山居。

（原书下有缺页）

士取进朝廷以保国家黎民，尚亦有利哉！”武帝闻奏，即降下凡一诏书，径往取九州地面，敕令有司，各要保举贤良方正之士，入朝取用。

却说豫章郡太守范宁，见真君孝养二亲，雍睦乡里，轻财利物，即保举真君为孝廉，上表奏闻武帝。武帝即遣使臣束帛赍诏，取真君为蜀郡旌阳县令。真君以父母年老，不忍远离膝下，遂上表辞职不就。表云：

臣许逊，山林迂腐，草莽庸流，学不足以匡时，德不足以馭众。伏蒙圣恩明旨，下逮郡守，谬以臣姓名，上达天听，孤陛下求贤意也。切念臣二亲已老，景逼桑榆，况臣子身又乏棠棣。臣别父母，何以尽微孝？父母无臣，何以终余年？伏乞陛下弃駑马之材，不令充驾。使臣终乌鸟之养，聊得承欢，则臣之至愿也。臣无任瞻天仰圣，具表以闻。武帝览表，嘉其笃孝，以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，不允。真君辞职，屡嘉钦命，催迫上任。捱至次年，真君不得已，辞别父母妻子而出。不知到任政绩如何？且看下面分解。

#### 第七回 真君辞父母赴任 真君任所施德政

却说真君为旌阳县令，真君有二姊，长姊事南昌盱君，夫早丧，遗下一子盱烈，字道微，事母至孝。真君虑其姊孀居无倚，遂乃筑室于宅之西，奉姊居之，于是母子得闻妙道。真君临行，谓姊曰：“吾父母年迈，妻子尚不知世务，资姊当代弟，掌治家事。如有仙翁隐客相遇者，何以礼貌相待。汝子盱烈，吾嘉其有仁孝之风，便与我同往任所。”盱母曰：“贤弟好去为官，家下一应事体，为姊的担当，不劳远念。”

言未毕，忽有一少年上堂长揖，言曰：“母舅，母舅，吾与盱烈哥哥，皆外甥也。因何独与盱兄同行，而不及我，彼何亲而我何疏耶？”真君视其人，乃次姊之子、复姓钟离，名嘉字公阳，新建县象牙山西里人也。父母俱以早丧，自幼依于真君，为人气象恢弘，德性温雅。至是欲与真君同行，真君许之。于是二甥得薰陶之力，神仙器量，从此以立。真君又呼其妻周夫人，告之曰：“我本无心功名，奈朝廷屡聘，若不奉行，恐抗君命。自古忠孝不能两全，二亲老迈，汝当朝夕侍奉，调护寒暑，克尽女子妇之道。且儿女少幼，须不时教训，勤以治家，俭以节用，此是汝当然事也。”周夫人答曰：“谨领教。

大人肃清正为官，家中事体妾当为之，不敢有负。”言罢，拜别而行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旌阳县百姓闻知真君来任，哪一个不喜悦，乃以手加额曰：“吾等有幸，乃遇此好官来也。”遂纷纷远接，迎至县衙。真君上任，誓曰：“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。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。”誓毕，遂谢了皇恩，乃作养学校，轻减赋役，抚安黎庶。六房吏胥，或有重厚者，则以诚信勉励，贪毒害民者，则罚之以刑，革役赶出。乃取每月初一、十五为放告限期。

是时正月十五日，真君往城隍庙行香，回至一巷口，闻有妇人哭丈夫声，半悲半喜，并无哀痛之情，即唤过公差云：“可带那哭丈夫的妇人进县问罢。”公差乃带了那妇人到县，真君问道：“那婆子，你丈夫因甚身死？”其妇供道：“妾夫刘心，卖菜营生。日前气疾身死，埋在南门外。奈家有嫩子，无倚无赖，以此悲哀。”真君看那妇人，脸上搽有脂粉，因思：彼守服如何好整饰？随唤着仵作李英监同其妇去坟所启棺检验，有无伤痕。李英开坟检看，并无伤痕，回报真君。真君曰：“汝敢卖法，限明日再检。若不明白，决不轻恕！”

李英归家忧闷，其妻杨氏恳问，仵作以此事告知。杨氏云：“曾看死人鼻中否？”仵作云：“不曾。”杨氏云：“妾闻有人会将铁钉插入人鼻中，坏了人性命者。”仵作因妻所言，次日看验，刘心鼻中果有铁钉二个，遂取钉禀告真君。真君将其妇细鞫，招认与张屠通奸，恐丈夫知觉，谋害身死。真君遂以其妇处死，张屠发配充军。乃问李英：“谁人教汝鼻中取钉？”李英道：“是身妻杨氏所教。”真君曰：“汝妻系结发夫妇否？”李英曰：“系夫死再嫁者。”真君遂拘杨氏，审问夫死之故。开棺检视，鼻中亦有铁钉，勘问得实，亦系同奸夫谋死。遂拘奸夫，一并拟罪。乃拨银与李英再娶。时真君上任，初断此事，吏民莫不钦服。

又一人姓梅名敬，娶妻姜氏。梅敬为家道未丰，往成都府贸易。姜氏钱别而行。梅敬一去，六载未回，不想其妻在家与邻人通奸，虽有雨意云情，未至经人耳目。梅敬一日思归，在诸葛武侯庙中祈求灵签，有云：“逢崖切莫宿，逢汤切莫浴。斗粟三升米，解却一身曲。”梅敬祈得此签，不晓其意。一日，驾舟回归，梢子泊舟于崖下。梅敬忽想起那签中“逢崖切莫宿”之句，即令梢子移舟，舟才撑开，其崖忽然崩陷。梅敬方信签中之言有验。及抵家，姜氏接见，各叙阔之情。天色已晚，姜氏具汤水一盆，请夫洗浴。梅敬又悟“逢汤切莫浴”之语，遂出外与人说话去了。姜氏遂解衣浴水，不想被一人暗执利枪，从腹杀出。梅敬见姜氏身死，不胜恸哭。其邻舍知之，反首梅敬无故杀死其妻。真君即拘梅敬审勘，梅敬遂以祈签之事，告知真君，说“逢崖莫宿，逢

汤莫浴。”如此如此。真君自思：梅敬去家六载，姜氏必与人通奸，今见亲夫回来，奸夫实欲害之，误杀其妇。因详签中语云：“斗粟三升米。”斗粟十升，止得米三升，更有七升是糠，莫非这奸夫就是康七么？因问梅敬。梅敬曰：“小人邻居，果有个康七。”真君即令左右拘来，三推六问，康七供道：“不合见姜氏美貌，与她通奸，本意欲杀其夫，误伤其妻。”真君遂断其偿，命令刽子手押赴法场处决。真君至县连断此场异事，百姓皆呼为神君。

又有张悖德、张悖礼争财成忿，具状告理。真君引汉朝苏琼判断乙普明兄弟争财之事，遂共让其田不取，又引田真哭紫荆故事谕之，且曰：“天下至难得者兄弟，易得者田地，假若争得田地，失却兄弟之情，汝等心下何安？”遂援笔写诗一首。诗云：

兄弟原来骨肉亲，缘何一旦便生嗔。  
莫因花里莺声巧，致使堂前雁阵分。  
好去和同遵礼乐，莫将非礼乱彝伦。  
愿如昔日田家予，泣取荆花再发春。

真君将此诗付与悖德兄弟，且叮咛劝谕。悖德、悖礼悔悟前非，再拜泣曰：“某等愚民，不沾德化，以致如此。自此以后，永遵德教。”兄弟遂相和睦，诸干证闻言，俱各叹息，再拜叩谢而去。蜀民忻喜谣曰：

雍雍睦睦，吾民有福。  
穆穆雍雍，和气春风。  
春风和气，惟吾许公。

却说真君未到任之初，蜀中饥荒，民贫不能纳租。真君到任，上官督责甚严。真君乃以灵丹点瓦石为黄金，暗使人埋于县衙后圃。一旦拘集贫民未纳租者，尽至阶下。真君问曰：“朝廷粮税，汝等缘何不纳？”贫民告曰：“输纳国悦，乃理之常，岂敢不遵？奈因饥荒，不能纳尔。”真君曰：“既是如此，吾罚汝等在于县衙后圃凿池塘，以作工数。倘有所得，即来完纳。”民皆大喜，即往后圃开凿池塘，遂皆拾得黄金，都来完纳。百姓遂免流移之苦。邻郡闻风者，皆来依附，遂至户口增益。

又真君初到任时，民家起大瘟疫，百姓死者无数。真君以所传神方治之。符咒所及，即时痊愈。他郡病民犹甚，真君插竹为标，置于四境溪上焚符于其中，使病者就其下而饮之，无不痊愈。其老幼妇女，尪羸不能自至者，令人汲水，归家饮之，亦复安痊。蜀人有诗美曰：

百里桑麻知善政，万家烟井沐仁风。  
明悬藻鉴秋阳暴，清逼冰壶夜月溶。  
符置江滨驱痼病，金埋县圃起民穷。

真君德泽于今在，庙祀巍巍报厥功。

却说成都府有一人姓陈名勋，字孝举，丰姿俊逸，因举孝廉，官居益州别驾。闻真君在旌阳县布德行仁，遂来拜谒，跪于公庭之下，再拜言曰：“念勋久闻明公传授吴猛道法，今治旌阳恩及百姓，愿投明公案下，充为书吏，使朝夕得领玄教。”真君见其人气清色润，遂嘉纳之，付以吏职。既而见勋有道骨，乃引勋居门下为弟子，看守药炉。陈勋因此遂闻仙道之妙。

又有一人姓周名广，字惠常，庐陵人也，乃吴都督周瑜之后。游巴蜀云台山，粗得汉无师驱精剪邪之法。至是闻真君深得仙道，特至旌阳县来，投拜于阶下。真君问曰：“公是何处，自何而来，今见许某意欲何如？”周广曰：“念广庐陵人也。近游巴蜀云台山，闻尊师深得仙道，今治旌阳，惠及百姓，故来投拜为师，愿垂教训。”真君纳之，职掌雷阶，自是得闻仙道之妙。真君任旌阳既久，弟子渐众。每因公余无事，与众弟子讲论道法，不知后去如何。

#### 第八回 许旌阳弃职归回 真君为男女完娶

却说晋朝承平既久，外有五胡强横，混乱晋朝。五胡是甚么人？匈奴刘渊居晋阳，羯戎石勒居上党，羌人姚弋仲居扶风，氐人苻洪居临渭，鲜卑慕容廆居昌黎。先是汉魏以来，收伏夷狄诸朝，多居塞内。太子洗马江统劝武帝徙于边地，免后日夷狄乱华之祸，武帝不听。至是果侵乱晋朝了。太子惠帝愚蠢，贾后横恣，杀戮大臣。索靖知天下将乱，指洛阳宫铜驼而言曰：“会见汝在荆棘中耳。”真君乃谓其弟子曰：“吾闻君子，天下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。”遂解官东归。

百姓闻知，扳辕卧辙而留，号泣之声震动天地。真君亦泣下，谓其民曰：“吾非肯舍汝而去，奈今外有夷狄乱华，内有贾后弄权。天下不久大乱，吾是以辞官东归寻隐避之地，以为保身之计。尔等子民各务生业，圣谕有曰：“孝顺父母，尊敬长上。和睦乡里，教训子孙。各安生理，毋作非为。此数句言语，各要遵守。”百姓皆曰：“谨奉善教。”真君辞百姓起行，百姓不忍，遂脱下真君一靴为记，立以生祠祀之。家家户户传写画像，敬事如神明一般。百姓远送皆赍粮食，送至数百里之外回者，有送至千里之外回者，内有送真君至家，不肯回者。此不在话且说真君至其家，拜见父母妻子，合家相庆，喜不自胜。即于宅东空地，结茅为屋。状如营垒，令蜀民居之。蜀民多改其氏族，从真君之姓，故号许氏营。

却说真君之妻周夫人，对真君谓曰：“自大人离家数年，今有女仙姑，年已长大，当择佳配。”真君曰：“吾亦久思在心，众弟子中，有一人姓黄名仁览，字紫庭，建城人也，乃御史中丞黄辅之子。吾观其人忠信纯笃，有受道之

器，吾欲以女妻之，不知汝意若何？”周夫人曰：“如此却好。一任大人张主。”真君遂令弟子周广作媒。

周广见仁览具说其事，仁览遂同周广来，禀真君曰：“览以匪材，今投尊师门下，幸蒙收录，又蒙牵丝之命，其实不称，请辞。”真君曰：“昔孔子以女配公冶长者，盖以公冶长为人有贤德，可妻之道，子无辞焉。”仁览曰：“既如此，览有父母在堂，不告而娶，恐人议议。”真君曰：“告而后娶，乃理之常，汝可即归，禀明尊父母得知。”

仁览即与周广拜辞真君，归家禀于父母，黄辅喜不自胜，择吉日，备礼来真君宅中，成就亲事。周广同仁览呈上礼仪，真君见其丰盛，乃曰：“婚姻论财，夷虏之道。”悉退还不受，遂以仙姑与仁览成婚。时佳客纷纷，有诗称贺□。

诗曰：

君家好事近今宵，画锦堂中喜气饶。  
虞美人穿红衲袄，贺新郎着皂罗袍。  
真珠帘卷光光乍，红绣鞋移步步娇。  
满座集贤宾宴罢，醉扶归去月儿高。

却说仁览与仙姑成亲之后，乃禀于真君，欲归省亲，真君许诺。于是令其女仙姑于归，克尽妇道。仁览同其妻归，见父母已毕，住信宿，乃分付其妻在家事奉公姑，和顺妯娌，复拜辞父母，敬来相从真君求仙学道。

却说吴君猛闻知真君解绶归家，敬自西安而来，相访真君。真君整衣冠出迎，坐定，相叙阔阔之情。真君曰：“吴老先生，别来有年矣。且喜童颜鹤发，比如往者，愈见精神。”吴君曰：“可愧可愧！小老上不能造仙道之成，下不能立人道之极，今乃孤苦之甚，徒老何益？”真君曰：“吴老既孤苦，吾当筑一室于宅之西数十步，奉君居之。庶使朝夕便于奉问，以讲至道。”吴君谢曰：“多感相爱。”言未罢，忽见大风暴作。吴君即书一符，掷于屋上。须臾间，见有一青鸟衔去，其强风顿息。真君问曰：“此风主何吉凶？”吴君曰：“南湖有一舟船经过，忽遇此风，舟中有一道人呼天求救，吾故以此以止之。”

不数日，有一人深衣大带，头戴一幅巾，脚穿芒履鞋，进门与二君长揖而拜。真君忙问曰：“仙客从何而来？”其人曰：“区区姓彭，名抗，字武阳，兰陵人也。自少举孝廉，官至晋朝尚书左丞。因见天下将乱，托疾辞职。闻许先生施行德惠，参悟仙机，特来拜投为师。昨过南湖，偶遇狂风大作，舟几覆，吾乃呼天号救。俄有一青鸟飞来，强风顿息。今日得拜仙颜，实乃万幸。”真君笑曰：“彭太师遇凶而免，此乃吴老救汝之功也。”彭抗问其故，真君

即以书符之事告之。彭抗拜谢不胜。真君曰：“论爵禄，君居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既来叩道，则当尽衷而剖，岂敢居君在弟子之列？”

彭抗遂挈家居豫章城中。既而见真君一子，未获佳配，于是将其女小名胜娘以为配。真君从之。自后念在懿亲，待彭抗悉以宾客之礼，尽以神仙秘术付之。东明子有诗云：

二品高官职匪轻，一朝抛却拜仙庭。

不因懿戚情相厚，彭老安能得上升？

## 第九回 玉帝差女童献剑 许旌阳一次斩蛟

话说西方太白金星，云头观看，见江西孽龙精将为民害。此时真君传得吴猛道术，尤未传谶母飞步斩邪之法，诚恐未能制伏。金星乃具表奏闻，于玉帝奏道：“中界南昌一郡，孽龙欲为民害。今有许逊，原系玉洞真仙降世，应在此人收伏，以除民害。望乞上帝，敕差天使，赍赐斩妖神剑，付与许逊，助斩妖精，免使黎民遭害。”玉帝闻奏，乃传玉旨曰：“中界果有孽龙之精，毒害江西百姓。即宣女童二人，将神剑二口，赍至地名柏林，献与许逊，斩灭妖精。”不移时，宣女童二人至殿，敕令领剑二口，下降尘凡。

却说真君一日在柏林中游玩，忽有女童二人，各持一剑来献。真君曰：“此剑将作何用？”女童曰：“昔者越有欧冶，能造宝剑，取茨石之金，烈鼎山之火，锻炼三年、造成此剑，腾腾杀气，闪闪豪光。今见先生济物利民，特将相赠，除人间之患难，戮天下之妖邪。”真君遂拜而受之。回顾女童，已飞升云端矣。后人诗叹曰：

坚金烈火炼将成，削铁吹毛耀日明。

玉女捧来离紫府，江湖从此水流腥。

且说江南有一妖物，号曰孽龙。初生人世，为聪明才子，姓张名酷，因乘船渡河，偶值大风，其船遂覆。张酷溺于水中，彼时得附一木板随水漂流，泊于江滨沙滩之上。肚中正饥馁，忽见沙滩上有珠一颗，那珠不是别的珠，乃是那火龙生下的一卵，圆净净就如天上一个明星，光溜溜又好似人间一个金弹。那张酷拿将在手，十分欢喜，遂含在口中，不觉的口涎又是润的，龙卵又是滑的，却把那珠吞下肚子里去了。吞了这珠不打紧，却不晓得饥饿，就在水中能游能泳。后过了一月有余，脱胎换骨，遍身尽生鳞甲，止有一个头还是人头。

其后这个畜生只好在水中戏耍，或跳入三级世浪，看那鱼龙变化。或撞在万丈深潭，看那虾鳖潜游。不想那个火龙见了，就认得是他儿子，嘘了一口气，教以神通。那畜生走上岸来，即能千变万化。于是呼风作雨，握雾撩云，喜则变化人形，而淫人间之女子。怒则变化精怪，而兴陆地之波涛，或坏人屋舍，或食人精血，或覆人舟般，取人金珠，为世间大患。诞有六子，数十年间生

息繁盛，约有千余、兼之族类蛟党甚多，常欲把江西数郡，滚成一个大中海。

一日，真君炼丹于艾城之山，有蛟党护为渊藪，辄兴洪水，欲漂流其丹室。真君大怒，即遣神兵擒之，钉于石壁。又挥其宝剑，将一蛟斩讫。不想那孽龙知道杀了他的党类，一呼百集，呼集了那一家的孽畜老老少少，大大小小，都打做一团儿。孽龙道：“许逊恁般可恶，把我的党类，一个挥剑斩死，一个钉在石壁。不报此仇，枉徒然有许多族类。”内有一班孽畜，有叫孽龙做公公的，有叫做伯伯的，有叫做叔叔的，有叫做哥哥的，说道：“不要老成的去，只等我们去，把那许逊抓将来，报了冤仇，有何不可？”孽龙道：“闻得那个许逊，传授了吴猛的法术，甚有本事，还要个有力量的去才好。”内有一长蛇精说道：“孽龙哥哥，等我去来。”孽龙道：“你贤弟到去得。”

于是长蛇精带了五六十个蛟党，一齐冲奔许氏之宅，把那个一字阵儿摆开，叫道：“许逊，许逊，敢与我比势么？”真君伏剑在手，只见是一伙蛟党，问云：“你这些孽畜，有甚本事，敢与我相比？”长蛇精道：“你且听我说本事哩：

鳞甲棱层气势雄，神通会上显神通。

开喉一旦能吞象，伏气三年便化龙。

巨口张时偏作雾，高头昂处便呼风。

身长九万人知否，绕遍昆仑第一峰。”

却说那长蛇精恃了本事，耀武扬威。众蛟党一齐踊跃，声声口口说道：“你不该杀了我家人，定不与你干休！”真君曰：“只怕你这些孽畜逃不过我手中宝剑。”那长蛇精就弄他本事，放出一阵大风来。只见：

视之无影，听之有声。噫大块之怒号，传万窍之跳叫。一任他乒乒乓乓、栗栗烈烈，撼天关、摇地轴，九天仙子也愁眉；那管他青青白白、红红黄黄，翻大海、搅长江，四海龙王同缩颈。雷轰轰、电闪闪，飞的是沙、走的是石，真总的满眼尘霾春起早；云惨惨、雾腾腾，折也乔林，摧也古木，说甚么前村灯火夜眠迟。忽喇喇前呼后叫、左奔右突，就是九重龙楼凤阁，也教他万瓦齐飞；吉都都横冲直撞、乱卷斜拖，即如千丈虎狼穴，难道是一毛不拔？纵宗生之大志，不敢谓其乘之而浪破千层，虽列子之泠然，吾未见其御之而旬有五。

正是：

万里尘沙阴晦嗔，几家门户响敲推。

多情折尽章台柳，底事掀开杜屋茅。

真个好一阵大风也。那真君按剑在手，叱曰：“风伯等神，好将此风息了！”那风须臾之间，寂然不动。谁知那些孽怪，又弄出一番大雨来。则见：

石燕飞翔，商羊鼓舞。滂沱的云中泻下，就似倾盆；忽喇的空里注来，岂因救旱？逼逼剥剥打得那园林蕉华，东一片西一片翠色阑珊；淋淋筛筛滴得那池沼荷花，上一瓣下一瓣红妆零乱。沟面洪盈，倏忽间漂去高凤庭前麦；檐头长溜，须臾里洗却周武郊外兵。

这不是鞭将蜥蜴碧天上，祈祷下的甘霖；这却是驱起鲸鲵沧海中，喷将来的唾沫。

正是：

茅屋人家烟火冷，梨花庭院梦魂惊。

渠添浊水通鱼入，地秀苍苔滞鹤行。

真个好一阵大雨也！真君又按剑叱曰：“雨师等神，好将此雨止了！”那雨一霎时间，半点儿也没有了。真君乃大显法力，奔往长蛇精阵中，将两口宝剑挥起，把那长蛇精挥为两段。又将那五六十蛟党，一概诛灭。于是真君径往群蛟之所，寻取孽龙斩之。

那孽龙闻得斩了蛇精，伤了许多党类，那些儿心里〔岂〕肯干休？就呼集一党蛟精，约有千百之众，人多口多，骂着真君：“骚道野道，你不合这等上门欺负人！”于是呼风的呼风，唤雨的唤雨，作雾的作雾，兴云的兴云，攫烟的攫烟，弄火的弄火，一齐奔向前来。真君将两口宝剑，左砍右斫，那蛟党多了，怎生收伏得尽？况真君此时未传得谶母飞腾之法，只是个陆地神仙。那孽龙到会变化，冲上云霄，就变成一个大鹰儿。真个：

爪似铜钉快利，嘴如铁钻坚刚。展开双翅欲飞扬，好似大鹏模样。云里叫时声大，林端立处头昂。纷纷鸟雀尽潜藏，那个飞禽敢挡。

只见那鹰儿在半空展翅，忽喇地扑将下来，到把真君脸上挝了一下，挝得血流满面。真君忙挥剑斩时，那鹰又飞在半空中去了。真君没奈他何，只得转回家中。那些蛟党见伤得性命多了，亦各自收阵回去。

却说真看见孽龙能变能化，敬来吴君处相访。吴君接入，问曰：“许君至此，有何见谕？”真君曰：“吾郡有一孽龙精，毒害生民。区区曩者在艾城山炼丹，被其涌水加害。吾驱以神兵，擒其蛟党，钉于石壁。然孽龙族类甚众，一呼百集，竟与吾比势。若不除之，必为江南大患。今特相访，愿示破蛟之策。”吴君曰：“孽龙神通广大，变化无穷，久为民害。小老素有剪除之心，但恨道法殊欠，莫能取胜，吾持疑未决者久之。汝今既擒蛟党，孽龙必然忿怒，愈加残害江南，休矣！”真君曰：“既如此，将复奈何？”吴君曰：“我近日闻得镇江府丹阳县地名黄堂，有一女真谶母，深通道术。吾与汝一同敬往师之，叩其妙道，然后除此妖物，未为晚也。”真君一闻此言，喜不自胜，遂乃整治行囊，与吴君共往黄堂谒见谶母。

谶母曰：“二公何人也？到此有何见谕？”真君曰：“某姓许名逊，某姓吴名猛，今因江南有一孽龙精，大为民害，吾二人有心殄灭，奈法殊欠。久闻尊母道传无极，法演先天，吾二人径来恳求，望指示仙诀，实乃平生之至愿也。”言讫跪拜，付于地下。谶母曰：“二公请起，听我言之。君等乃夙稟奇骨，仙名在天。昔者学悌王自上清下降山东曲阜县兰公之家，谓兰公曰：‘后世晋代当出一神仙，姓许名逊，传吾至道，是为众仙之长。’遂留下金丹、宝鉴、铜符、铁券，并飞步斩邪之法，传授与兰公，复令兰公传授于我。兰公又使我收掌以待汝等，积有四百余年矣。子今既来，吾当传授于汝。”

于是选择吉日，依科设仪，付出铜符、铁券、金丹、宝鉴，并正一斩邪之法、三五飞腾之术，及诸灵章秘诀，并各样符录，悉以传诸许君。谶母又谓吴君曰：“君昔者以神方为许君之师，今孝悌王之道，惟许君得传，汝当退而反师之也。况玉皇元谱君为元郡御史，许君位高明大使，总领仙籍，自今以后，宜以许君为长。”

真君传道以毕，将欲辞归，心中暗想：“今幸得闻谶母之〔教〕，每岁必当再来谒拜，方可尽弟子之礼。”真君只是心中忠笃，口未曾言，谶母即先知之，乃对真君曰：“子从此以后勿来谒我，我将〔返〕帝乡矣。”乃取香茅一根，望南掷去，其香茅随风飘去。谶母谓真君曰：“子于所居之南数十里寻，认香茅落在何处，其处立吾庙宇，每岁逢秋，一至吾庙来谒足矣。”谶母言罢，只见空中忽有龙凤辇之驾来迎，谶母即凌空而去。

其时吴、许二君，望空拜送。即还本郡，遂往寻飞茅之迹。行至西山之南四十里，觅得香茅丛，已生发茂盛。二君遂于此地建立祠宇，亦以黄堂名之，令匠人塑谶母宝像，严奉香火，期以八月初三日必往朝谒。真君亦于黄堂立坛，悉依谶母之言，将此道法传授于吴君，吴君则又拜真君为师焉。自此二人始有飞腾变化之术。

回至小江寓客店，主人宋氏进酒食相待，二君感其恭敬，乃厚赐酒钱，宋氏固辞不受。真君曰：“世人多贪财物，今汝恭敬我等，又不取酒价，是可敬也。”遂求笔星，画一松树于其壁上而去。自二君去后，其松树青郁郁如生，风动则其枝摇摇，月来则其影淡淡，露下则其色湿湿，往来观者日以万计，去则皆留钱谢之，宋氏遂至世富。后其江涨溃堤，市店屋俱漂，惟松壁不坏。二君回至西宁，闻得蛟孽腥风袭人。真君大怒曰：“吾与此孽誓不两立！”试看二次斩蛟何如？且听下面分解。

#### 第十回 许旌阳二次斩蛟 众生徒云集投师

却说孽龙精被真君斩其族类，心甚怒，又闻吴君同真君往黄堂学法。于是命蛟党先入吴君所居地方，残害生民，为灾降祸。真君来至西宁，其县中社伯

来谒。真君曰：“此地妖气甚盛，汝为一县鬼神之主，纵容他为害，是何口也？”社伯答曰：“妖物神通广大，法力无边，非社伯所能制者。”真君大怒，社伯再三服罪。忽孽龙精见真君至，统集蛟党，涌起十数丈水头。那水波涛泛涨，怎见得好狠：

只听得潺潺声振谷，又见那滔滔势漫天。雄威响若雷奔走，猛涌波如雪卷颠。千丈波高漫道路，万层涛激泛山岩。冷冷如漱玉，滚滚似离弦。触石沧沧喷碎玉，回湍渺渺漩涡圆。低低凸凸随流荡，大势弥漫上下连。

真君见了这等大水，恐坏了居民屋宇，淹了居民田禾，急忙里将手中宝剑，望空书符一道，叫道：“水伯急急收水！”水伯收得水迟，真君大怒。水伯道：“常言泼水难收，且从容些。”真君欲责水伯，水伯惧，须臾间将水收了，依旧是平洋陆地。真君提着宝剑，径斩孽龙。那孽龙变作一个巡海夜叉，持枪相迎。这一场好杀：

真君剑砍妖怪枪迎，剑砍霜光喷烈火。枪迎锐气迸愁云。一个是洋子江生成的恶怪，一个是灵霄殿差下的仙真。那一个扬威耀武欺天律，这一个御暴除灾转法轮。真仙使法身驱雾，魔怪争强浪滚尘。两家努力争功绩，皆为洪都百万民。

那蛟党见孽龙与真君正杀得英雄，一齐前来助战，忽然弄出一阵怪砂来，要把真君眼目蒙蔽，好擒着真君。只见：

似雾如烟初散漫，纷纷蔼蔼下天涯。白茫茫到处无人眼，昏暗暗飞时找路差。打柴的樵子失了伴，采药的仙童不见家。细细轻飘如麦面，粗粗翻覆似芝麻。世间朦胧山顶暗，长空迷没太阳遮。不比尘嚣随骏马，难言轻软衬香车。此沙本是无情物，登时刮得眼生花。

此时飞沙大作，那蛟党一齐呐喊。真君呵了仙气一口，化作一阵雄风，将砂刮转。吴君在高阜之上，观看妖孽。更有许大神通，于是运取掌心蛮雷，望空打去。虽风云雷雨，乃蛟龙所喜的，但此系吴君法雷，专打妖怪。则见：

运之掌上，震之云间。虺虺虩虩可畏，轰轰划划初辟。烧起谢仙之火烈，推转阿香之车轮。音赫赫就似撞八荒之鼓音闻天地，声惶惶又如放三边之炮响振军屯。解使刘先主失了双箸，解使蔡元中绕遍孤坟。曾破却高祺之石块，曾轰了荐福之碑文。迅速厥声，闻之不及掩耳，威赫大怒，当之谁不销魂。

真个：

天仙手上玄机括，蛟魅胸中心胆寒。

却说那些群孽闻得这个法雷，惊天动地之声，倒海震山之怒，唬得魂不附体。更见真君那两口宝剑，寒光闪闪，杀气腾腾，那孽龙挡抵不住，就换了夜叉之形，不知变了个甚么物件，潜从遁迹，隐隐的逃走了。真君乃舍了孽龙

，追杀蛟党。蛟党四散逃去。

真君追二蛟至鄂渚，忽然不见。路逢三老人侍立，真君问曰：“吾追蛟孽至此，失其踪迹。汝三老曾见否？”老人指曰：“敢伏在前桥之下。”真君闻言，逐至桥侧，仗剑叱之，蛟党大惊，奔入大江，藏于深渊。真君乃即书符数道，敕遣符使驱之，蛟孽不能藏隐，乃从上流奔出，真君挥神剑斩之。此二蛟皆孽龙子也，江中流水变为红血，真君复回至西宁，以怒社伯不能称职，乃以铜锁贯其祠门，禁止民间，不许祭享社伯。今西宁县城隍庙正门常闭，居民祭祀者亦少也。乃令百姓崇祀小神，其神姓毛，兄弟三人，指引真君桥下斩蛟，今封叶佑侯，血食甚盛，人民叩之，亦多灵应。

真君见吴君谓曰：“孽龙潜逃，蛟党奔散，吾欲遍寻踪迹，一并诛之。”吴君曰：“君自金陵远回，令椿萱大人，且须问省，吾谅此蛟孽，有师尊在，岂能复恣猖狂？待徐徐除之。”于是二君回过丰城县杪针洞，真君曰：“后此洞必有蛟蛇出人，吾当镇之。”遂取大杉木一根，书符其上以为楔。又过奉新县，地名藏溪，又名蛟穴，其中积水不竭。真君曰：“此溪乃蛟龙所藏之处，遂举神剑劈破溪旁巨石，书符镇之。今有蛟石尤在。又过新建县，地名叹早湖。湖中水蛭甚多，皆是蛟党奴隶，散入田中，吃人之血。真君恶之，遂乃将药一粒，投于湖中。其蛭永绝。复归郡城，转西山之宅，回见父母，一家俱庆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真君屡败孽龙，仙法愈显；神通无极，妙合乾坤，仁德沓于人间，声名传呼海内。于时普天之下，求为弟子者，不下千数，兹不能尽术，单题数人，他日上升者开列于左。一人姓曾名亨，字兴国，泗水人也。天姿明敏，博学多能，修先天后天之教，能知过去未来之事。神人孙登见之曰：“子骨秀神慧，他日必作云外客。”亨乃潜心学道，游于江南，居在豫章丰城之真阳观，闻真君得传法教，投于门下。真君曰：“吾观兴国器量弘雅，神色精厉，可任吾道。”遂将神方秘诀，悉备传之。又有一人姓时名荷，字道阳，巨鹿人也。少出家，居东海沐阳县奉仙观，修老子之教。因入四明山遇神人，教以胎息道引之术，颇能辟谷，亦颇能役使鬼神。是时闻真君道法盛行，徒步踵门，愿充弟子。真君见其有神仙之才，纳于门下，授以妙诀。又有一人姓甘名战，字伯武，丰城人也。乃草泽布衣之士，不求闻达，惟喜修真之事。闻真君道法显扬，径从师之。真君异其才器，授以妙道。又一人姓施名岑，字木玉，沛郡人也。乃乡关勇壮之士。其祖施朔仕吴，因徙居九口亦为县，岑状貌雄杰，勇捷多力。是时闻真君斩蛟立功，投于门下，真君视其人勇敢决烈，大喜曰：“他日斩蛟灭孽，尽皆此人立功也。”遂纳于门下，传授妙诀，仍使之与甘战二人执剑，时常侍立左右。真君道：“法既高，弟子益众，却之而不可得，乃削炭化

为美妇教百人，夜散群弟子寝处而试之，次早验之，未被炭妇污染者，得十人而已，即异时上升之诸徒也：

陈勋、周广、鲁亨、时荷、黄仁宽、施岑、彭抗、盱烈、甘战，钟离嘉。

这弟子十人，未被炭妇染污者，真君嘉之。凡周游江湖，诛蛟斩蛇，无不时刻相从。其余被炭妇所污者，悉皆自愧而去。真君谓施岑、盱烈曰：“此今妖孽为害，变化百端，无所定向，汝二人可向鄱阳湖中，追而寻之。”施盱欣然领命，仗剑而去。夜至鄱阳湖中，登眺台之上以望之，但见一物隐隐如蛇，昂斗摆尾，横亘数十里。施岑曰：“妖物今在此乎？”即拔剑挥之，断其腰。至次日天明视之，乃蜈蚣山也。施岑谓盱烈曰：“黑夜吾认此山以为妖物，今误矣。吾今与汝尚当尽力追寻。”

却说孽龙精被真君杀败，更伤了二子，并许多族类，咬牙嚼齿，以恨真君。一日又聚集众族类商议，欲往小姑潭求老龙报仇。众蛟党曰：“如此甚好。”孽龙乃奔入小姑深潭底。那潭不知有几许深？谚云：大姑阔万丈，小姑深万丈。所以叫做小姑潭。那孽龙到万丈潭底，只见：

水泛泛漫天，浪层层拍岸。江中心有一座小姑山，虽是个中流砥柱；江下面有一所老龙潭，却是个不朽龙宫。那龙宫盖的碧磷磷鸳鸯瓦，那龙宫闱的光闪闪孔雀屏，那龙宫里的疏朗朗翡翠帘，那龙宫摆的弯环环虎皮椅。只见老龙坐在虎椅之上，龙女待在堂下，龙兵绕在宫前，夜叉立在门边，龙子龙孙列在阶上。真个是：江心渺渺无双景，水府茫茫第一家。

却说那老龙出处，他原是黄帝荆山铸鼎之时，骑他上天。他在天上贪毒，九天玄女拿着他送与罗堕阁尊者，尊者养他在钵盂里，养了千百年，他贪毒的性子不改，走下世来，就吃了张果老的驴，伤了周穆王的八骏。朱漫评心怀不忿，学就个屠龙之法，要下手着他。他又藏在巴蜀地方一人家后园之中，橘子里面，那两个着棋的老儿想做龙脯。他又走到葛陂中来，撞着费长房打一棒，他就忍着疼，奔走华阳洞去。哪晓得吴淖的斧子又利害些，当头一劈，受了老大的亏苦，头脑子虽不曾破，却失了项下这一颗明珠，再也上天不得。因此上拜见小姑娘娘，求得这所万丈深潭，盖造个龙宫，恁般齐整。却说那孽龙奔入龙宫之内，投拜老龙，哭哭啼啼，告诉那前情，说许逊斩了他的儿子，伤了他的族类，苦苦还要擒他，言罢放声大哭。那龙宫大大小小，哪一个不泪下。老龙曰：“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。唇齿相辅，唇亡齿寒。许逊既这等可恶，待我与你复一个仇。”孽龙曰：“许逊传了谶母飞步之法，又得了玉女斩邪之剑，神通广大，难以轻敌。”老龙曰：“他纵有飞步之法，飞我老龙不过。他纵有斩邪之剑，斩我老龙不得。”于是即〔装〕作个天神模样，三头六臂，黑脸擦牙。则见：

身穿着重重铁甲，手提着利利钢叉。头戴着金盔闪闪耀耀红霞，身跨着奔奔腾腾的骏马。雄纠纠英风直奋，威凛凛杀气横加。一心心要与人报冤家，古古怪怪的好怕。却说那老龙打扮得这个模样，巡江夜叉，守宫将卒，人人喝采，个个称奇道：“好一个装束！”孽龙亦摇身一变，也变作天神模样，你看他怎生打扮？则见：

面乌乌赵玄坛般黑，身挺挺邓天王般长。手持张翼德丈八长枪，就好似斗口灵言的行状。口吐出葛仙真君的腾腾火焰，头放着华光菩萨的闪闪豪光。威风不减邓辛张，更不比前番模样。

却说那孽龙亦如此打扮，龙宫之内亦是人人喝采，个个夸奇。那老龙打一个旋风，奔上岸来。只见那些蛟党并孽龙的儿子，接见了欢欢喜喜。于是奋武扬威，腾云驾雾而来，不在话下。

施岑与盱烈从高阜上一望，见那妖气弥天，他两个少年英勇，也不管他势头来得大，也不管他党类来得多，就掣手中宝剑，跳下高阜来，与那些妖孽大杀一场。施盱二人虽传得真君妙诀，终是寡不敌众，三合之中，挡抵不住，败阵而走。那老龙与孽龙随后赶杀，施岑大败。回见真君，具说前事。真君怒，遂提着两口宝剑，命甘战、时荷二人同去助阵。于是驾一朵祥云，直奔老龙列阵之所，大战一场。且听下面分解。

#### 第十一回 许旌阳三次斩蛟 许旌阳追杀蛟党

却说老龙列成阵势，老龙居左，孽龙居右，其余蛟党往来助阵。真君按下云头，立在妖孽对面，那孽龙见了，自古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睁，就提那长枪径来叉着真君，老龙亦举起钢叉径来叉着真君。好一个真君，展开法力，将两口宝剑左遮右隔，只见：

这一边挥宝剑对一枝长枪倍增杀气，那一边挥宝剑架一管钢叉顿长精神。这一边砍将去，就似那吕梁泻下的狂澜如何挡抵。那一边斫将去，就似那蜀山崩了的土块怎样支撑。这一边施高强武艺，杀一个鹞入鸦群。那一边显凛烈威风，杀一个虎奔羊穴。这一边用一个风扫残红的法子，杀得他落花片片坠红光。那一边使一个浪滚陆地的势儿，杀得他尘土茫茫归大海。这一边挡着孽龙，就好似赵子龙盘河战文丑。那一边抵着老龙，又好似关云长古城战蔡阳。

真个是：

拨开覆地翻天手，要斩与波作浪邪。

却说那老、孽二龙，与真君混战，未分胜败，后翻身腾在半空。却要呼风唤雨，飞砂走石来捉真君。此时真君已会腾云驾雾，遂赶上云端来战二龙。二龙又在半空中杀了多时后，落下平地又战。那些蛟党见真君法大，二龙渐渐挡抵不住，一齐掩杀过来，时荷甘战二人，乃各执利剑亦杀入阵中。你看那师徒

们横冲直撞，那些妖孽怎生抵敌得住。那老龙力气不加，三头中被真君伤了一头，六臂中被真君断了一臂，遂化阵清风去了。孽龙见老龙败阵，心下慌张，恐被真君所捉，亦化作一阵清风望西而去。其余蛟党见孽龙老龙败阵，各自逃散，有化作螽斯，在麦陇上逼逼剥剥跳的；有化作青蝇，在棘树上嘈嘈杂杂闹的，有化作蚯蚓，在水田中扭扭屹屹走的；有化作蜜蜂，在花枝上扰扰嚷嚷采的；有化作蜻蜓，在云霄里轻轻款款飞的；有化作土狗子，不做声，不做气，躲在田埂下的。

彼时真君追赶妖孽，走在田埂上经过，忽失了一足，把那田埂踹开，只见一道妖气迸将出来。真君急忙看时，只见一个土狗子躲在那里。真君将剑一挥，斩成两截，原来是孽龙第五子也。后人诗叹曰：

自笑蛟精不见机，苦同仙子两相持。

今朝挥起无情剑，又斩亲生第五儿。

却说真君斩了孽龙第五子，急忙追寻孽龙，不见踪影，遂与二弟子且回豫章。吴君谓真君曰：“目今蛟党还盛，未曾诛灭，孽龙有此等助威添势，岂肯罢休？莫若先除了他的党类，使他势孤力弱，一举可擒，此所谓射人先射马之谓也。”真君曰：“言之有理。”遂即同施岑、甘战、陈勋、盱烈、钟离嘉群弟子随己出外，追斩蛟党，犹恐孽龙精溃其郡城，留吴君、彭抗在家镇之。于是真君同群弟子或登高山，或往穷谷，或经深潭，或诣长桥，或历大湖等处寻取蛟党灭之。真君一日至新吴地方，忽见一蛟变成一水牛，欲起洪水，淹没此处。人民嘘气一口，涨水一尺，嘘气二口，涨水二尺。真君怒曰：“此蛟党恣害也。”遂挥剑欲斩之。那蛟孽见了真君，魂不附体，遂奔入潭中而去。真君即立了石碑一片，作镇蛟之文以禁之，其文曰：

奉命太玄，得道真仙。劫终劫始，先地先天。无理化界，玄之又玄。勤修无遗，白日升仙。神剑落地，符法升天。妖邪丧胆，鬼精逃潜。其潭至今名曰镇龙潭，其石碑至今犹存也。

一日真君又行至海昏之上，闻有巨蛇据山为穴，吐气成云，长有数里，人畜在气中者，即被吞吸。江湖舟船，多遭其覆溺。大为民害。施岑登北岭之高而望之，见其毒气涨天，乃叹曰：“斯民有何不幸，而久遭其害也？”遂禀于真君，欲往诛之。真君曰：“吾闻此畜妖气最毒，搪突其气者十人十死，百人百亡，须待时而往。”良久，俄有一赤鸟飞过，真君曰：“可矣。”遂引群弟子前至蛇所，伏剑叱曰：“妖物，汝害人么？”其蛇奋然跃出深穴，举首高数十丈，眼若火炬，口似血盆，鳞似金钱，口中吐出一道妖气。则见：冥冥濛濛，比蚩尤迷敌的大雾；昏昏暗暗，例元规污人的飞尘。飞去飞来，却似那汉殿宫中结成的黑块；滚上滚下，又似那太山岩里吐出的顽云。大地之中，遮蔽了

岭峦岭岫；长空之上，隐藏了日月星辰。弥弥漫漫，涨将开千有百里；霏霏拂拂当着了十无一生。

正是：

妖蛇吐气三千丈，千里犹闻一阵腥。

真君见蛇妖毒气腥秽莫闻，遂呼了一口仙风，吹散其气，乃率其弟子各挥宝剑，乡人摩旗摆鼓，呐喊振天相助，妖蛇全无惧色，奔将过来。真君乃运起法雷，劈头打去，兼用神剑一指，蛇乃却步。施岑、甘战二人乃奋勇飞步纵前，施踏其首，甘踹其尾，这个蛇那些是如常山之势，首动尾应。真君遂以剑劈其颡，陈勋再引剑当中腰斩之，蛇腹遂尔裂开。忽有一小蛇自腹中走出，长有数丈，施岑欲斩之，真君曰：“彼母腹中之蛇，未曾见天日，犹不曾加害于民，不可诛之。”遂叱曰：“畜生，好去！我放汝性命，毋得害人！”小蛇惧怯，奔行六七里，闻鼓噪之声，犹反听而顾其母。群弟子再请追而戮之。真君曰：“既放其生，而犹追而戮之，是心无恻隐，口有雌黄者，吾不为也。”蛇子遂得入江。

大蛇既死，其骨聚而成洲。真君入海昏经行之处，皆留坛靖，凡有六处，通侯时之地为七。一曰进化靖，二曰节奏靖，三曰丹符靖，四曰华表靖，五曰紫阳靖，六曰霍阳靖，七曰列真靖，其势布若星斗之状，盖以镇压其后也。巨蟒既诛，妖血污剑。于是洗磨之，且削石以试其锋。真君谓诸徒曰：“蛟党除之莫尽，更有孽龙精通灵不测，今知我在此，若伺隙溃我郡城，恐吾君彭抗二人，莫能慑服，莫若弃此而归。”施岑是个勇士，谓曰：“此处妖孽甚多，再等几日，杀几个回去却好。”真君曰：“吾在外日久，恐吾郡蛟党又聚作一处，可速归除之。”于是悉离海昏而行，海昏乡民感真君之德，遂立真君生祠，四时享祭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孽龙精知真君领弟子等出海昏等处诛灭己之族类，心口痛恨欲将豫章郡滚成一海，以报前仇。遂聚集败残蛟党，尚有七八百余。孽龙曰：“昨夜月离于毕，今夜酉时，主天阴晦暝，风雨大作。我与尔等趁此机会，把豫章郡一滚而沉，有何不可？”此时正是午牌时分，吴君猛与彭君抗，恰从西山高处举目一望，只见妖气漫天，乃曰：“许师往外诛妖，不想妖气尽聚于此。”言未毕，忽见豫章郡社伯并土地等神来见吴君，说道：“孽龙又聚了八百余蛟党，欲搅翻江西一郡，变作沧海，只待今夜酉牌时分，风雨大作之时，就要下手。有等居民闻得孽龙这样言语，皆来小神庙中叩头磕脑，叫小神保他。我想江西不沉却好，若沉了时节，正是泥菩萨落水，自身难保，还保得别人？伏望尊仙，怎生区处？”

吴君听说此事，到吃了一大惊，遂与彭君急忙下了山头。吴君谓彭君曰

：“尔且伏剑一口，驱使神兵，先往江前江后巡逻。”彭君去了。吴君乃上了一座九星的法坛，取过一个五雷的令牌，伏了一口七星的宝剑，注上一碗五龙吐的净水，念了几句乾罗恒那九凤破秽真君的神咒，押了一个三台的真诀，步了一个八卦的神罡，乃飞符一道，径差年值功曹，送至日宫太阳帝君处投下，叫那太阳帝君“把这个日轮儿缓缓的沉下，却将酉时翻作午时，就要如鲁阳挥以长戈，即返三舍。虞公指以短剑，却转几分的日子。”又飞符一道，径差月值功曹，送至月宫太阴皇君处投下，叫那太阴皇君“把这个月轮儿缓缓的移上，却将亥时扯作酉时，就要如团团离海角，渐渐出云衢，此夜一轮满，清光何处无之月。”又飞符一道，径差日值功曹，送至风伯处投下，叫那风伯“今晚将大风息了，一气不要吹嘘，万穷不要怒叫。切不可过江掇起龙头浪，拂地吹开马足尘，就树撮时黄叶落，入山推出白云来。”又飞符一道，径差时值功曹，送至雨师处投下，叫那雨师“今晚收了雨脚，休得要点点滴滴打破芭蕉，淋淋漓漓洗开苔藓，颓山黑雾倾浓墨，倒海冲风泻急湍，势似阳侯夸溟海，声如项羽战章邯。”又飞符一道，差那得令大神径到雷神处投下，叫那雷神“今晚将五雷藏着，休得要驱起那号令，放出那霹雳，轰轰烈烈，使一鸣山岳震，再鼓禹门开，响激天关转，声从地穴来。”又飞符一道，差着急脚大神送至云师处投下，叫他“今晚卷起云头，切不可氤氲氤氲遮掩天地，渺渺漠漠蒙蔽江山，使那重重翼凤飞层汉，叠叠从龙出远波，太行游子思亲切，巫峡襄王入梦多。吴君遣符已毕，又差那社怕等神，火速报知真君，急回豫章郡，慑伏群妖，毋得迟误。吴君调拨已毕，遂亲自仗剑镇压群蛟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孽龙精只等待日轮下去，月光上来的酉牌时分，就呼风唤雨，驱云使雷，把这豫章一郡滚沉，不想长望短望，日头只在未上照耀，叫他下去，那日头就相似缚了一条绳子，再也不下去。孽龙又招那月轮上来，这月轮就相似有人扯住着他，再也不上来。孽龙怒起，也不管酉时不酉时，就命取蛟党，大家呼着风来。谁知那风伯遵了吴君的符命，半空中叫道：“孽龙，你如今学这等歪，却要放风，我那个听你！”孽龙呼风不得，就去叫雷神打雷。谁知那雷神遵了吴君的符命，半下儿不响。孽龙道：“雷公，雷公，我往日唤你，少可有千百声，今日半点声气不做，敢害哑了？”雷神道：“我到不害哑，只是你今日害颠。”孽龙见雷公不响，无如之奈，只得叫声：“云师，快兴云来！”那云师遵了吴君的符命，把那千岩万壑之云，只卷之退藏于密，那肯放之弥于六合。只见玉宇无尘，天清气朗，那云师还在半空中，唱一个万里长空收暮云耍子哩。孽龙见云师不肯兴云，且去问雨师讨雨。谁知那雨师亦遵了吴君的符命，莫说是千点万点洒将下来，就是半点儿也是没有的。孽龙精望日日不沉，招月月不上，呼风风不至，唤雨雨不来，驱雷雷不响，使云云不兴，直激得怒从

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遂谓众蛟党曰：“我不要风云雷雨，一小小豫章郡，终不然滚不成海？”遂耸开鳞甲，翻身一转，把那江西章江门外就沉了数十余丈。吴君看见，即忙飞起手中宝剑，驾起足下祥云，且取孽龙。孽龙与吴君厮杀，彭君亦飞剑助敌。此江西城外，大杀一场。不知胜负若何，且听下面分解。

## 第十二回 许旌阳四次斩蛟 龙王太子辅孽龙

却说吴彭二君与那七八百蛟党并孽龙厮杀，孽龙招取党类一涌而至，在上的变成无数的黄蜂，扑头扑脑乱丁；在下的变成滚滚的长蛇，遍足乱绕。孽龙更变作个金刚菩萨，无长不长无大不大，手执金戈与吴君彭君混战。好一个吴君！又好一个彭君！上杀个雪花盖顶，战住狂蜂；下杀个枯树盘根，敌住长蛇，中杀个鹞子翻身，抵住孽龙。自未时杀起，杀近黄昏。

忽真君同着诸弟子到来，大喝一声：“许逊在此！孽畜敢肆害么！”诸蛟皆有惧色，孽龙见了真君，咬定牙根，要报前仇，乃谓群蛟党曰：“今日遭此大难，我与尔等死无噍类矣。”于是诸蛟踊跃言曰：“父子兄弟，当拼命一战，共决雌雄，奈何怯乎？”遂与孽龙精力战真君。怎见得利害：

愁云蔽日，杀气漫空。地覆天翻，神愁鬼哭。仙子无边法力，妖精许大神通。一个万丈潭中孽怪，舞着金戈；一个九重天上真仙，飞将宝剑。一个棱棱层层，甲鳞竦动；一个变变化化，手段高强。一个呵一口妖气，雾涨云迷；一个吹一口仙风，天清气朗。一个有蛟子蛟孙助他耀武，一个有仙徒仙弟佐他扬威。一个领蛟子蛟孙战真仙，恰好似八十万曹兵鏖赤壁；一个同仙徒仙弟收妖孽，却好似二十八汉将关昆阳。一个是妖孽中数他作班头，一个是神仙中推他为领袖。一个翻江流搅海水，重重叠叠涌波涛；一个撼乾枢摇坤轴，烈烈轰轰运霹雳。一个要为族类报了冤仇，一个要为生民除将祸害。

正是：

两边齐角力，一样显神机。

到头分胜败，毕竟有雄雌。

却说孽龙精奋死来战真君，真君正要拿住他以绝祸根，那些蛟党终是心中惧怕真君的，弟子们各持宝剑或斩了一两个的，或斩了三四个的，或斩了五六六个的，喷出腥血，一片通红。周广一剑，又将孽龙的第二子斩了。其余蛟党一个个变化走去。只有孽龙与真君独战，回头一看，蛟党无一人在身旁也，只得跳上云端，化一阵黑风而走。真君急追赶时，已失其所在，乃同众弟子回归。真君谓吴猛曰：“此番若非君之法力，数百万生灵尽葬于波涛中矣。”吴君曰：“全仗尊师杀退蛟孽，不然，弟子亦危也。”

却说孽龙屡败，除杀死族类外，六子之中已杀去四子，众蛟党恐真君诛己，心怏怏不安，尽皆变去，止有三蛟未变。三蛟者其二蛟系孽龙子，其一蛟系

孽龙孙，藏于新建洲渚之中，其余各变形为人，散于各郡城市镇中，逃躲灾难。一日有真君弟子曾亨，入于城市，见二少年状貌殊异，鞠躬长揖曾亨，问曰：“公非许君高门乎？”曾亨曰：“然。”既而问少年曰：“君是何人也？”少年曰：“仆家居长安，累世崇善，远闻许公深有道术，诛邪斩妖，必仗神剑，愿闻此神剑有何功用？”曾亨曰：“吾师神剑功用甚大，指天天开，指地地裂，指星辰则失度，指江河则逆流，万邪不敢挡其锋，千妖莫能撻其锐。出匣时霜寒雪凛，耀光处鬼哭神愁，乃天赐之至宝也。”少年曰：“世间之物，不知亦有何物可挡贤师神剑而不为其所伤也？”曾亨戏谓之曰：“吾师神剑惟不伤冬瓜葫芦二物耳，其余他物皆不能挡也。”少年闻言，遂告辞曾亨，相别而去。曾亨亦不知少年乃是蛟精所变也。蛟精一闻冬瓜葫芦之言，尽说与党类知悉。

真君一日以神剑授弟子施岑、甘战，令其遍寻蛟党诛之。蛟党以甘施二人追寻甚紧，遂皆化为葫芦冬瓜，泛满江中。真君登秀峰之巅望之，乃呼施岑、甘战谓曰：“江中所浮者，非葫芦冬瓜，乃蛟精余党也。汝二人可复水内斩之。”于是施岑、甘战飞步水上，举剑望葫芦乱吹，盖冬瓜葫芦乃是轻浮之物，一砍即入水中，不能得破。正懊恼之间，忽有过往大仙，在虚空中观看，遂令社伯之神变为一八哥鸟儿，往施岑、甘战头上叫曰：“下剔上，下剔上。”施岑大悟，即举剑自下剔上，满江蛟党约有七百余性命，连根带蔓悉无噍类。江中碧澄澄流水，变为红滚滚波涛。止有三蛟未及变形者因而获免。真君见蛟党尽诛，遂封那八哥鸟儿头上一冠，所以至今八哥儿头上皆有一冠。真君斩尽蛟党，后人诗叹曰：

神剑棱棱辟万邪，碧波江上剔葫瓜。

孽龙党类思翻海，不觉江心杀自家。

且说孽龙精所生六子，已诛其四，蛟党千余俱被真君诛灭，止有第三子与第六子，并有一长孙藏于新建县洲渚之中，尚得留命，及闻真君尽诛其蛟类，乃大哭曰：“吾父未知下落，今我等兄弟六人，传有子孙六七百，并其族类共计千余，今皆被许逊剿灭，止留我兄弟二人，并一侄在此。吾知许逊道法高妙，岂肯容我叔侄们性命？不如前往福建等处逃躲残生，再作区处。”正欲起行，忽见真君同弟子甘战、施岑卒至，三蛟急忙逃去。真君见一道妖气冲天而起，乃指与甘施二人曰：“此处有蛟党未灭，可追去除之，以绝其根。”真君遂与甘施二人飞步而行，蹊踪追至半路，施岑飞剑斩去一尾，追至福建延平府地名■洋九里潭，其一蛟即藏于深潭之中。真君召卿人谓曰：“吾乃豫章许逊，今追一蛟精至此，伏于此潭，吾今将竹一根插于潭畔石壁之上，以镇压之，不许残害生民，汝等居民勿得砍去。”言毕，即将竹插之，乃嘱之曰：“此

竹若罢，许汝再生。此竹若茂，不许再出。”至今潭畔，其竹母若凋零，则复生一笋成竹，替换复茂。

更有一蛟被真君与甘施二人赶至福建建宁府崇安县。有一寺名怀玉寺，其寺有一长老，法名全善禅师，在法堂诵经，忽见一少年走入寺中哀告曰：“吾乃孽龙之子，今被许逊剿灭全家，追赶至此甚可怜悯，望贤师救我一命，后当重报！”长老曰：“吾闻豫章许逊，道法高妙，慧眼通神，吾此寺中何处可躲？”少年曰：“长老慈悲为念，若肯救援小人，小人当化作粟米一粒，藏于贤师掌中，待许逊到寺，贤师只合掌诵经，方保无事。”长老遂以允诺。少年即化为粟米一粒，入于长老掌中躲讫。真君与甘战、施岑二人赶入寺中，谓长老曰：“吾乃豫章许逊，赶一蛟精至此，今在何处？可令他出来见我。”长老也不答应，只管合掌拱手，口念真经。真君不知藏在长老掌中，遍寻不见，遂往寺外前后各处寻之；并不见踪迹。施岑曰：“想蛟精去矣，吾等合往他处寻赶。”

却说蛟精以真君去寺已远，乃复化为少年，拜谢长老言曰：“深蒙贤师活命之恩，无可报答，望贤师分付寺中，看令七日七夜不要撞钟擂鼓，容我报答一二。”长老依言分付师兄师弟，徒子徒孙等讫。及至三日，只见寺中前后狂风顿起，冷气飕飕，土木自动，长老大惊谓僧众曰：“吾观孽龙之子本是害人之物，得我救命，教我等七日七夜不动钟鼓，今止三日，风景异常，想必是他把言语哄我。若不打动钟鼓，莫说望他报恩，此寺反然遭害。那时悔之晚矣。”于是即令僧众撞起那东楼上华钟，那钟儿响了一百单八声，荣荣汪汪，正是梵王宫里鲸音吼，商客舟中夜半闻。又打起那西楼上画鼓。那鼓儿响了一个三起三煞，丁丁东东，正是俨若雷鸣云汉上，恍疑鼙吼海涛中。那蛟精闻得钟鼓之声，吃了一惊，即转身变为少年，回到寺中，来见长老言曰：“台前日分付寺中七日勿动钟鼓，意欲将寺门外前后高峻之处荡成万亩良田，报答吾师活命之恩。今才三日，止将□□□□荡得平些，滚有泉出，未及如数。而吾师即动钟鼓□□□□。”长老以狂风顿起、山动地动为对，那少年不胜□□□□，乃令人往寺外前后观之，但见高峻之处皆荡得坦平，□□水流不竭，至今怀玉寺中不止千担谷种良田，盖亦蛟精报恩所致。却说真君离了寺门，遍寻不见蛟精，乃复回高处望之，只见妖气依原还在寺中，乃与甘施二人又来寺中寻觅。其蛟精知真君复来，即先化为一僧拜辞长老言曰：“吾族中有众千余，皆被许逊诛灭。兄弟六人，已亡其四，吾父又未知存亡何如。吾今悔改前非，修行悟道。”言毕垂泪而别。真君果复至寺中，只见妖气出外，遂乃蹑迹迫至建阳地名叶墩，遥见一僧，知是蛟精所变，乃令甘施二弟子迫赶至近。甘施意欲斩之，真君连忙喝住，曰：“不可。此物虽是害人，今化为僧，量必改恶迁善。

”遂叱曰：“孽畜，吾今赦汝前去，汝务要从善修行，勿害生民。吾有谿语分付与汝，劳心记着：逢湖则止，逢仰则住。”分付以毕，遂纵之而去。甘战叱曰：“孽畜，我师父饶了你性命，再不要害人！”施岑亦叱曰：“孽畜，你若不遵我师父谿语，再若害人，我擒汝就如反掌之易。”

那僧含羞乱窜而去，脱离了叶墩地方。来至一村，前有一山，遇一牧童，其僧乃问曰：“此处是何地名？”牧童答曰：“此处地名贵湖，前面一山名曰仰山。”僧闻牧童之言，乃大喜曰：“适问承真君分付，逢湖则止，逢仰则住。今到此处，合此二意，可以在此居住矣。”遂憩于路旁水田之间，其中间泉水四时不竭，后乃名离龙窟。即于仰山修行，法名古梅禅师，遂建一寺名仰山寺。其寺当时乏水，古梅将指头在石壁上乱指，皆有泉出其寺，由粮亦广。真君即于叶墩立一观，名曰真君观。遥与仰山相对，以镇压之。却说真君又追一蛟精，其蛟乃孽龙第一子之子，孽龙之长孙也。其蛟直走至福州南台躲避，潜其踪迹。真君命甘施二弟子遍处寻索，乃自立于一石上，垂纶把钓。忽觉钓丝若有人扯住一般，真君乃站在石上，用力一扯，石遂裂开。只见扯起一个大螺，约有二三丈高大。螺中有一女子现出，真君曰：“汝妖也。”其女子双膝跪地，告曰：“妾乃南海水侯第三女，闻尊师传得仙道，欲求指教修真之路。故乘螺舟，特来相叩。”真君乃指以高盖山可以修炼之所，且曰：“此山有苦参甘草，上有一井，汝将其药洗于井中，饮其水，久则自可成仙。”遂命女子复入螺中，用巽风一口，吹螺舟浮于水面，直到高盖山下。女子乘螺于此，遂登山采取苦参，甘草等药，日于井中洗之。饮其井水，后女子果成仙而去。

却说施岑、甘战回见真君言：“蛟精无有寻处。”真君乃白高山绝顶以望，见妖气一道隐隐在福州城开元寺井中喷出，乃谓弟子曰：“蛟精已入在井中矣。”遂至其寺中用铁佛一座，置于井上压之。真君收伏三蛟已毕，遂同甘战、施岑复回豫章，再寻孽龙诛之。后人诗叹曰：

迢迢千里到南闽，寻觅蛟精驾雾云。

到处留名留异迹，今人万古仰真君。

却说孽精既不能滚沉豫章，其族党变为瓜葫，一概被真君斩灭，所生六子，斩了四子，只有二子一孙，未知下落。越思越恼，只得又奔往洋子江心，见了火龙父亲，哭诉其事。火龙曰：“四百年前孝悌明王传法与兰公，却使兰公传法与谿母，谿母传法与许逊。吾知许逊一生，汝有此难久矣。故我当时就令了鼃帅，统领虾兵蟹将，要问他追了金丹、宝鉴、铜符、铁卷之文，谁知那兰公将我等杀败，我彼时少年精壮，已不奈兰公何了。今日有许多年纪，筋力憔悴，还奈得许逊何？这凭你自去。”孽龙叹曰：“今人有说，父不顾子的世界

，果然果然！”火龙骂曰：“畜生，我满眼的孙子，今日被你不长进，败得一个也没了，还来怨我！”父亲遂打将孽龙出来。

孽龙见父亲不与他做主，遂在江岸上放声大哭，哭道：“天，天，你既生孽龙，莫生许逊。既生许逊，莫生孽龙。”言罢又哭。这一哭不打紧，却惊动南海龙王敖钦第三位太子。彼时，太子领龙王钧旨，同巡江夜叉身上披挂，手执钢刀，正在此巡逻长江，见了孽龙，认得是火龙的儿子，即忙问曰：“孽龙在此哭着甚事？”孽龙道：“吾族党一千余人，皆被许逊诛灭。今父亲又不与我作主，我而今累累然，若丧家之狗，怎的由人不哭？”太子曰：“自古道家无全犯，许逊怎么就杀了你家许多人？他敢欺我水府无人么？老兄且宽心，待我显个手段擒他，报取冤仇，有何不可？”孽龙道：“许逊传了谌母飞步之法，仙女所赐宝剑，其实神通广大，难以轻敌。”太子曰：“我龙宫有一铁杵，叫做如意杵。有一铁棍，叫做如意棍。这个杵这个棍，欲其大，就有屋椽般大。欲其小，只如金针般小。欲其长，就有三四丈长。欲其短，只是一两寸短。因此叫如意的棍、如意的杵。此皆是父王的宝贝，那棍儿被孙行者讨去，不知那猴子打死了千千万万、万万千千的妖怪。只有这如意杵儿未曾使用。今带在我的身上，试把来与许逊弄一弄。他若挡抵得住，真有些神通。”孽龙道：“敢问太子，这杵是哪一代铸的？”太子道：“这杵自乾坤开辟之时，有一个盘古王，凿了那昆仑山几片棱层石，架了一座的红炉，砍了广寒宫一株娑陀树，烧了许多的黑炭，取了须弥山几万斤的生铁，用了太阳宫三味的真火，叫了那炼石的女媧，炼了七七四十九个日头，却命着雨师洒道，风伯扇风，太乙护炉，祝融看火，因此上炼得这个杵儿，要大就大，要小就小，要长就长，要短就短。且此杵有些妙处，抛在半空之中，一变十，十变百，百变千，千变万，更会变化哩。”

孽龙问曰：“而今那铁杵放在哪里？”太子即从耳朵中拿将出来，向风中晃三晃，就有屋椽般大。晃三晃就有竹竿般长。孽龙看见，大喜曰：“这样东西，要长则长，要大则大，那许逊有些法力，可以挡抵一二。只是徒弟们皆后生之辈，禁得几杵，禁得几杵？”夜叉见太子欲与孽龙报仇，乃谏止曰：“龙王千岁爷爷没有钧旨，太子怎敢擅用军器？恐千岁爷爷知道，不当稳便。”太子曰：“吾主意已定、你肯辅我便同去，杀一阵来，如不肯辅我，任你先转南海去罢。”夜叉乃不肯相助，先转回南海去了。

却说那太子杀奔豫章，要拿着许逊与那孽龙报仇。却怎生打扮，则见：

重叠叠盔甲坚固，整齐齐海带飞斜。身骑着海马号三花，好一似天门冬将军披挂。走起了磊磊落落滑石，飞将来溟溟漠漠辰砂。索儿绞的是天麻，要把威灵仙拿下。

却说真君同着弟子施岑等各仗宝剑，正要去寻捉孽龙，忽见龙王三太子叫曰：“许逊，许逊，你怎么这等狠心，把我孽龙家千百余人一概诛戮？你敢小觑我龙宫呵！我今日与你赌赛一阵，把你拿将过来，与俺孽龙报了冤仇，才晓得我的本事。”真君慧眼一看，认是南海龙王的三太子，喝曰：“你父亲掌管南海，素称本分。今日怎的出你们不肖儿子？你好好回去，免致后悔。”太子道：“你杀人之父，人亦杀其父。杀人之兄，人亦杀其兄。孽龙是我水族中一例之人，我岂肯容你这等欺负？”于是举起钢刀，就望真君一砍，真君亦举起利剑来斩太子。你看那两个大杀一场，却不知胜负若何。则见：

一个是九关中神仙领袖，一个是四海内龙子班头。一个的道法精通却会吞云吸雾，一个的武艺惯熟偏能掣电驱雷。一个呼谶母为了师传最大神通，一个叫龙王做了父亲尽高声价。一个飞宝剑，前挑后剔，光光闪闪就如那大寒陆地凛严霜；一个抛铁杵，直撞横冲，■■■■瑯瑯就如那除夜人家烧爆竹。真个是棋逢敌手，终朝胜负难分；却原来，阵遇对头，两下高低未辨。

却说真君与那太子，刀抵着剑，剑对着刀，自己牌时分战至午时，不分胜败。施岑谓众道友曰：“此龙子本事尽高，恐师父不能拿他，可大家一齐掩杀。”那太子见了真君弟子一齐助战，遂在耳朵中取出那根铁杵来，晃了两三晃，望空抛起。好一个铁杵！一变作十，十变作百，百变作千，千变作万，半天之中就如那纷纷柳絮颠狂舞，滚滚蜻蜓上下飞，满空懂得乒乒响，恰似潘丞相公子打擂槌。你看那真君的弟子们，才把那脑上的杵儿撇开，忽一杵在脑后一打。才把那脑后的杵儿架住，忽一杵在心窝一笃，才把心窝的杵儿一抹，忽一杵在肩膀上一锥，那些弟子们怕了那杵，都败阵而走。好一个真君，果有法术！果有神通！将宝剑望东一指，杵从东落；望西一指，杵从西开；望南一指，杵从南坠；望北一指，杵从北散。真君虽有这等法力，争奈千千万万之杵，一杵去了，一杵又来，却未能取胜。

忽观世音菩萨闻得此事，乃曰：“敖钦龙王十分仁厚，生出这个不肖儿子，助了蛟精，我若不去收了那如意杵宝贝，许逊纵有法力，无如之奈。”于是驾起祥云，在半空中，解下身上罗带，做成一个圈套儿丢将起来，把那千千万万之杵尽皆套去。那太子见了人套去他的宝贝，心下慌张，败阵而走。孽龙接见问曰：“太子与许逊征战得大胜否？”太子曰：“我战许逊，正在取胜之际，不想有一妇人使一个圈套，把我那宝贝套去了，我而今没处得。”孽龙曰：“套宝贝者非是别人，乃是观世音菩萨。”

言未毕，真君赶至，孽龙见了即化一阵黑风走了。太子心中不忿，又提着手中钢刀，再来交战。此是败兵之将，英勇不加，两合之中，被真君左手一剑，架开钢刀，却将右手一剑，斩那太子。忽观世音菩萨急忙止住曰：“不可

，不可！”真君举眼一看，见是观音，遂停住宝剑。观音曰：“此子是敖钦龙王的第三子，今无故辅助孽龙，本该死罪，奈他父亲素是仁厚。今我在此，若斩了此子，龙王又说我不救他，体面上不好看。”真君方才罢手。

却说那巡江夜叉回转龙宫，将太子助孽龙之事，一一禀知龙王。龙王顿足骂曰：“这畜生，恁的不肖！”彼时，东海龙王敖顺、西海龙王敖广、北海龙王敖润同聚彼处，亦曰：“这畜生今日去战许逊，就如那葛伯与汤为仇。辅助孽龙，就如那崇侯助纣为虐。容不得他！”敖钦曰：“这样儿子，要他则甚？”遂取过一口利剑，敕旨一道，令夜叉将去，叫太子自刎而亡。夜叉领了敕旨，赍了宝剑，径来见着三太子，说道：“千岁爷爷知太子辅助孽龙，心中发怒，将敕旨一道、利剑一口，叫太子自刎而亡。”太子闻得此言，吓得个魂不着体，遂跪下观音，叫道：“善菩萨，没奈何到我父王处保过这次。”观音道：“只怕你父亲难饶你死罪，你不如到蛇盘谷中鹰愁涧躲避，三百年后，等唐三藏去西天取经，罚你变做个骡子，径往西竺国驮经过来。那时将功赎罪，我对你父亲说过，或可留你。”太子眼泪汪汪，拜辞观世音往鹰愁涧而去。观音复将所收铁杵，付与夜叉，教夜叉支付与龙王去讫。真君亦辞了观音，回转豫章，不在话下。但不知后来收伏孽龙如何，且听下面分解。

### 第十三回 孽龙求观音讲和 真君五次收孽龙

却说观音菩萨别了真君，欲回普陀岩去。孽龙在途中投拜，欲求与真君讲和，后当改过前非，不敢为害。言辞甚哀。观音见其言语恳切，乃转豫章，来见真君。真君问曰：“大圣到此，复有何见谕？”观音曰：“吾此一来，别无甚事，孽龙欲与君讲和，今后改恶迁善，不知君肯允否？”真君曰：“他既要讲和，限他一夜滚百条河，以鸡鸣为止。若有一条不成，吾亦不许。”弟子吴猛谏曰：“孽畜原心不改，不可许之。”真君曰：“吾岂不知？但江西每逢春雨之时，动辄淹浸，吾欲其开成百河，疏通水路耳，非实心与之和也。”观音亦曰：“害人之物，吾亦不能容他。但适来见其言辞恳切，聊此一行耳。和与不和，却凭君自处。”

于是观音遂辞真君而去。孽龙接见，问其所以。观音将真君所限之事，一一说与孽龙。孽龙大喜，是夜用尽神通，连滚连滚，恰至四更，真君命社伯等神扣计其数，已滚九十九条，社伯心慌，乃假作鸡鸣，引动众鸡皆鸣。孽龙闻得大惊惧，自知不能免罪，乃化为一少年，未及天明，即遁往湖广躲避去讫。真君至天明查记河数，止欠一条。鸡声尽鸣，乃知是社伯假鸡鸣也，遂令弟子计功受赏。真君急寻孽龙之时，已不知其所在。后来遂于河口立县，即今之南康湖口县是焉。

却说孽龙遁在黄州府黄冈县地方，变作个少年的先生求馆。时有姓史的

，有一老者，名仁，家颇饶裕，有孙子十余人，正欲延师开馆。孽龙至其家，揖曰：“小生姓曾名良，本贯豫章人氏，闻君家有馆，特来领教。”史老见其人品清高，礼貌恭敬，心窃喜之，但未知其学问何如，遂谓曰：“敝乡旧俗，但先生初来者，或考之以文，或试之以对，然后启帐单。老有一对，欲领尊教，何如？”孽龙曰：“愿闻。”史老曰：“曾先生腰间加一（四）点，鲁邦贤士。”孽龙曰：“我就把令孙为对。”遂答曰：“史小子头上着一横，吏部天官。”史老见先生对此对绝妙，不胜之喜，乃曰：“先生高才邃养，奈寒舍学俸微少，未可轻屈。”孽龙道：“亦有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”史老遂择日启馆，叫诸孙具贽见之仪，行了拜礼，遂就门下授业。孽龙教授那些生徒，辨疑解惑，讲书说经，明明白白，诸生大有进益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真君以孽龙自滚河以后，遍寻不见，遂同甘战、施岑二人径到湖广地面，寻觅踪迹。忽望妖气在黄冈县乡下姓史的人家，乃与二弟子径往其处，至一馆中，知是孽龙在此变作先生教训生徒。真君乃问其学生曰：“先生哪里去了？”学生答云：“先生洗浴去了。”真君曰：“在哪里洗浴？”学生曰：“在涧中。”真君曰：“这样十一月天气还用冷水洗浴？”学生曰：“先生是个体厚之人，不论寒天热天，常要在水中去浸一浸。若浸得久时，还有两三个时辰才回来。”真君乃与弟子坐在馆中，等他回时就下手拿着。忽举头一看，见柱壁上有对联云：

赵氏孤儿切齿不忘屠岸贾；  
伍员烈士鞭尸犹恨楚平王。  
恨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

又壁上题有诗句云：

自叹年未（来）运不济，子孙零落却无遗。  
心怀东海波澜阔，气压西江草树低。  
怨处咬牙思旧恨，豪众挥笔记新诗。  
男儿不展风云志，空负天生八尺躯。

真君看诗对已毕，乃大惊，谓其弟子曰：“此诗此对自是复仇之语，若此孽不除，终成大患，汝等务宜勉力擒之。”言未毕，忽史老来馆中看孙子攻书。时盛冬天气，史老身上披领羊裘，头上戴顶暖帽，徐徐而来。及见真君丰姿异常，连忙施礼，问曰：“先生从何而来？”真君答曰：“小生乃豫章人，特来访友。”史老谓孙子曰：“客在此，若何不通报？”遂邀真君与二弟子至家下告茶。茶毕，史老问真君姓名，真君曰：“小生姓许名逊，此二徒一姓施名岑，一姓甘名战。”史老曰：“闻得许君者法术甚妙，诛灭蛟精，敢是足下否？”真君曰：“然。”史老遂下拜礼，真君以其年老，即连忙答之。史老谓真

君曰：“仙驾临此，欲何为？”真君曰：“尊府教令孙者，乃孽龙精也，变形于此，吾寻踪觅迹，特来擒之。”史老大惊，乃曰：“怪道这个先生无问寒天暑天，日从涧中洗浴，浴水之处，往时浅浅的，今成一潭，深不可量。”真君曰：“尊翁有缘，幸遇小生相救。不然，今日是个屋舍，后日是个江河。即尊翁家属等，且葬鱼腹矣。”史老曰：“此蛟精怎的拿他？”真君曰：“此孽千变万化，他若提防于我，变化更易。今或不之提防，纵要变时，必资水力，可令公家几水缸、水桶、洗脸盆及碗盏之类，皆不可注水，使他变化不去，我自然拿了他。”

史老分付已毕，孽龙正洗浴回馆，真君见了，大喝一声：“孽畜，走哪里去！”孽龙大惊，却待寻水而变，遍处无水，惟砚池中有一点余水未倾，遂从里面变化而去。此一变，变得极是诡秘，自西、自东、自南、自北，竟不知其踪迹也。后人遂有诗叹曰：

堪叹蛟精玄上玄，墨泡变化至今传。

当时若肯心归正，却有金书取上天。

却说史老见真君赶去孽龙，甚是感谢，乃留真君住了数日，极甚款曲。真君曰：“此处孽龙居久，恐有沉没之患。汝可取杉木一片过来，吾书符一道，打入地中，庶可以镇压之。”真君镇符已毕，感史老相待殷勤，更取出灵丹一粒，点石一片，化为黄金，约有三百余两，相谢史老而去。施岑曰：“孽龙今不知遁在何去？可从此湖广上下，遍处寻觅诛之。”真君曰：“或此孽瞰我等在此，又往豫章，欲沉其郡城土地，未可知也。莫若且回家中觅其踪迹，如果不在，再往外获之未晚。”于是师弟子们一路回归。毕竟后来擒蛟如何？且听下面分解。

#### 第十四回 孽龙精入赘长沙 许旌阳六次擒蛟

却说孽龙精砚池变去，又化为美少男子，逃往长沙府，闻知刺史贾玉家生女，极有姿色。怎见得标致？

眉如翠羽，肌如凝脂。齿如瓠犀，手如柔荑。脸衬桃花瓣，鬢堆金凤丝。秋波湛湛妖娆态，春笋纤纤媚姿。斜擘红绡飘彩艳，高簪珠翠显光辉。说甚么汉苑王嫱，说甚么吴宫西施。说么赵家飞燕，说么杨家贵妃。柳腰微摆鸣金珮，莲步轻移动玉肢。月里嫦娥难比此，九天仙子怎如斯。宫妆巧样非凡类，飞琼昨夜降瑶池。

却说此女姿色冠绝江南，孽龙遂来结拜刺史贾玉。贾玉问曰：“先生何人也？”答曰：“小人姓慎名郎，自幼颇通经典，不意名途淹滞，莫能上达，今作南北经商之客耳。因往南国贩其货，今得明珠数斛，生乃无处作用。兹者特来献与使君。伏望笑留，幸甚。”贾使君曰：“此宝乃先生心力所求，况汝我

萍水相逢，素无心口，吾岂敢受此厚赐哉？”再三推拒不受。慎郎献之甚切，使君遂不得已而受之。留住数日，使君见慎郎礼貌谦恭，丰姿美丽，琴棋书画件件皆能，弓矢干戈般般惯熟，使君遂谓慎郎曰：“吾有一女，未曾许配他人，今当配汝为妻，汝意若何？”慎郎鞠躬，致谢而退。慎郎又将珍宝厚贿使君亲信之人，悉皆称赞慎郎之德。使君乃择吉日，将其女与慎郎成亲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慎郎既在贾使君府中，成婚以后，岁遇春夏之时，则告禀使君，托言出游江湖，经商买卖。至秋冬之时，则重载船只而归，皆是奇珍异宝。使君大喜曰：“吾得佳婿矣。”盖不知其为蛟精也。所得宝财宝货，皆困春夏大水，覆人舟船，抢人财宝，装载而归。慎郎既赘使君府中，计有三年，复生三子。

一日慎郎寻思起来，不胜忿怒，曰：“吾家世居豫章，子孙族类一千余众，皆被许逊灭绝。破我巢穴，使我无容身之地。虽然潜居此地，其实怨恨难消。今既岁久，谅许逊不复知有我也，我今欲回豫章，大兴洪水，溃没城郡，仍灭取许逊之族，报复前仇，方消此恨。”言罢，来见使君。使君问曰：“贤婿有何话说？”慎郎曰：“贫婿自思男子者志在四方，岂能向故园空老？方今春风和暖，正宜出外经商，特来拜辞岳丈前去。家中妻子、大小事务，望岳丈看顾。”使君曰：“贤婿放心前去，不必多忧。若得充囊之利，早回马首之鞭。”言罢，分别而去。

时晋永嘉七年，真君与其徒甘战、施岑周览城邑，遍寻蛟孽，杳无踪迹，已三年矣。今且置之度外去了。不想道这个孽龙自家却来寻死。忽一日，变一少年子弟，丰姿美貌，衣冠俊伟，称言吴地人氏，来谒真君。道童通报毕，真君命其入见。真君问曰：“先生何处人也？”少年曰：“小生姓慎名郎，金陵人氏。久闻贤公有斡旋天地之手，慑伏孽龙之功，海内少二，寰中寡双。小生特来过访，别无他意，盖欲遂识荆之愿尔。”真君曰：“孽精未除，徒负虚名，可愧，可愧！”真君言罢，其少年告辞而出，真君送而别之。

甘、施二弟子曰：“适间少年是何人也？”真君曰：“此孽龙也。今来相见，探我言虚实耳。”甘、施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真君曰：“吾观其人妖气尚在，腥风袭人，是以知之。”甘战曰：“既如此，即当擒而诛之。何故又纵之使去也？”真君曰：“吾四次擒拿，皆被变化而去。今佯为不知，盖使彼不甚提防，庶可以随便擒之耳。”施岑乃问曰：“此时不知逃躲何处，吾二人愿往杀之。”真君举慧眼一照，乃曰：“今在江浒，化为一黄牛，卧于郡城沙碛之上，我今化为一黑牛，与之相斗，汝二人可提宝剑潜往窥之，候其力倦，即拔剑而挥之，蛟必可诛也。”言罢，遂化一黑牛，奔跃而去。则见：

拔山气力，转地施为。乘风愈奔，见月不喘。却好似函谷关中，老子乘来传道教；又恍如即墨城下，田单驱出助军威。奔奔腾腾，纵庖丁发砮之刀解之未可；踊踊跃跃，任贾坚穿杨之箭射之不能。长安道上，毋烦丙相问行程；渤海郡中，奚事裘公偿贾价。使耕夫纵力本，岂敢清晨起去，大叱之以拖犁；凭牧子恁忘忧，那能暮夜归来，倒骑之以吹笛。

真个是：

爪蹄坚固如山虎，头角峥嵘似海龙。

今向沙边相抵触，神仙变化果无穷。

却说真君化成此牛，早到沙碛之上，即与黄牛相斗，恰斗有两个时辰，甘、施二人蹶迹而至。正见二牛相斗，黄牛力倦之际，施岑用剑一挥，正中黄牛左股，甘战亦挥其宝剑，斩及一角，黄牛奔入城南井中，其角落地。真君此时未除，此角后乃变一牛，在黄牛洲与马当相对，常常出来害取客商船只，此不在话下。

却说真君谓甘、施曰：“孽龙既入井中，谅巢穴在此，吾遣符使吏兵导我前进，汝二人可随我之后，蹶其踪迹，探其巢穴，擒而杀之，以绝后患。”言罢，真君乃跳入井中，施甘十人亦跳入井中，符使护引真君前进。只见那个井，其口上虽是狭的，到了下面，别是一个洞府，别是一个乾坤。这边有一个孔，透着那一个孔，那边有一个洞，透着这一个洞，就相似杭州城二十四条花柳巷，巷巷相穿，又相似龙窟港三十六条大湾，湾湾相见。常人说道：井中之蛙，所见甚小，盖未曾到这个所在，见着许大世界。

真君随符使一路而行，忽见一样物件，不长不短，圆圆的，相似个擂槌模样。甘战抬起看时，乃是一车辖，问于真君曰：“此井中怎的有此车辖？”真君道：“昔前汉有一人姓陈名遵，每大会宾客，辄闭了门，取车辖投于井中。虽有急事，不得去，必饮罢才捞取车辖还人，后有一车辖再捞不起，原来水荡在此处来了。”又行数里，忽见有一个四方四角新新鲜鲜的物件，施岑捡将起来一看，原来是个印匣儿，问于真君。真君曰：“昔后汉有宦官张让劫迁天子，北至河上，将传国玉玺投之井中，再无人知觉。后洛阳城南骊宫井，有五色气一道，直冲上天，孙坚认得是宝贝的瑞气，遂命人浚井，就得了这一颗玉玺。玺便得去，却把这个匣儿遗在这里。”又行数里，忽见有一物件，光闪闪白净净，嘴弯弯腹大大的，甘战却拾将起来一看，原来是个银瓶。甘战又问于真君，真君曰：“曾闻有一女子吟云：石上磨玉簪，玉簪欲成中央折。井底引银瓶，银瓶欲上系绳绝。想这个银瓶是那女子所引的，因断了绳子，故流落在此。”符使禀曰：“孽龙多久遁去，真仙须急忙追赶。途路之上，且不要讲古。”真君于是命弟子趑步而行。只见水族之中，见了的唬得魂不附体，鲑鱼儿只

是张了一个口，团鱼儿只是缩了一个头，虾子儿，只是拱了一个腰，鲫鱼儿只是摇一摇头，摆一摆尾，钻在洞孔里去。真君都置之不问。

却说那符使引真君再转一湾，抹一角，正是行到山穷水尽处，看看在长沙府贾玉井中而出。真君闯见孽龙踪迹，谓甘施曰：“今得其巢穴矣。”遂辞了符使回去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孽龙精既出其井，仍变为慎郎，入于贾使君府中。使君见其身体狼狽，一家之人大惊小怪，问其缘故，慎郎答曰：“今去颇获大利，不幸回至半途，偶遇贼盗，货财尽被劫掠，又被杀伤左额左股，疼痛难忍。”使君看其刀痕，不胜隐痛，即令家童请求医士疗治。真君乃扮作一医士，命甘施二人扮作两个徒弟跟随。这医士呵：

道明贤圣，药辨君臣。遇病时深识着望闻问切，下药处精知个功巧圣神。戴唐巾披道服，飘飘扬扬，吕洞宾模样；摇羽扇背葫芦，潇潇洒洒，孙思邈行踪。诊寸关尺三部脉，辨邪审病，奚烦三折肱，疗上中下三等人，起死回生，只是一举手。真个是东晋之时，重生了春秋扁鹊；却原来西江之地，再出着上古神农。万口共称医国手，一般都是活人心。

却说真君扮了医士，其童仆见了，相请而去。真君遂进了使君宅上，相见礼毕，使君曰：“吾婿在外经商，被盗贼杀伤，左额左股，先生有何妙药，可以治之。容某重谢。”真君曰：“宝剑所伤，吾有妙方，手到即愈。使君大喜，即召慎郎出来医治。当时蛟精卧于房中，问童仆曰：“医士只一人么？”童仆曰：“兼有两个徒弟。”蛟精知疑是真君，不敢轻出。其妻贾氏催促之曰：“医人在堂，你何故不出？”慎郎曰：“你不晓事，医得我好，也是这个医士。医得不好，也是这个医士。”贾氏曰：“终不然。这个医士不是三折肱来的。”慎郎曰：“好便是个折肱医士，不好却是个取命阎王。”贾氏竟不知所以。

使君见慎郎不出，亲自入房召之。真君乃随使君之后，直至房中厉声叱曰：“孽畜，再敢走么！”孽龙计穷势迫，遂变出本形，蜿蜒走出堂下。不想真君先设了天罗地网，活活擒之。贾使君不知缘故，却唤慎郎三子急忙逃遁。真君以法水喷之，其三子悉变为小蛟，真君拔剑并诛之。贾玉之女此时亦欲变幻，施岑活活拿住，使君大惊。真君曰：“慎郎者，乃孽龙之精，今变作人形，拜尔为岳丈。吾乃豫章许逊，追寻踪迹至此擒之。尔女今亦成蛟，合受吾一剑。”贾使君乃与其妻跪于真君之前，哀告曰：“吾女被蛟精所染，非吾女之罪，伏望怜而赦之。”真君遂给取神符，与贾女服之，故得不死。真君谓使君曰：“蛟精所居之处，其下即水，今汝舍下深不逾尺，皆是水泉，可速徙居他处，毋自蹈祸。”使君举家惊惶，遂急忙迁居高处。原住其地，不数日果陷为

渊潭，深不可测。

施岑却从天罗地网中取出孽龙，欲挥剑斩之。真君曰：“此孽杀之甚易，擒之最难。我想江西系是浮地，下面皆为蛟穴。城南一井，其深无底，此井与江水同消长，莫若锁此畜。回归吾以铁树投之井中，系此孽畜于铁树之上。使后世倘有蛟精，见此畜遭厥磨难，或有警惕，不敢为害。”甘战曰：“善。”遂锁了孽龙，径回豫章。于是驱使神兵，铸铁为树，置之郡城南井中，下用铁索钩口镇其地脉入口摆数尺，牢系孽龙于树，且祝之曰：

铁树开花，其妖若兴，吾当复出。铁树居正，其妖永除。水妖屏迹，城邑无虞。

又留记云：

铁树镇滨州，万年永不休。天下大乱此处无忧，天下大旱此处溥收。

又元朝吴全节有诗云：

八索纵横维地脉，一泓消长定江流。

豫章胜地由天造，砥柱中天亿万秋。

真君又铸铁为符，镇于鄱阳湖中。又铸铁盖覆于庐陵元潭，今留一剑在焉。又立府靖于峒峒山顶，皆所以镇压后患也。真君既擒蛟孽，功满乾坤，但不知后来飞升如何，且听下面分解。

#### 第十五回 武昌府郭璞脱凡 许真君拔宅升天

晋明帝太宁二年，大将军王敦字处仲，出守武昌，举兵内向，次于洞庭湖。真君与吴君同往说之，盖欲止敦而存晋也。是时郭景纯亦在王敦幕府，因此三人得以相会。景纯谓真君曰：“公斩馘蛟精，功行圆满。况曩时西山之地，灵气钟完，公不日当上升矣。”真君感谢不一，此不在话下。

且说景纯同真君吴君敬来参见王敦，敦见三人同至，大喜，遂令左右设宴，延请三人饮酒，至半酣，敦问曰：“我昨宵偶得一梦，梦见一木破天，不知主何吉凶？”真君曰：“木上破天，乃未字也，公未可妄动。”吴君曰：“吾师之言，灼有先见，公谨识之。”王敦闻真君言，心甚不悦，乃变形于色，令郭璞卜之。璞曰：“此数用克体，将军此行，干事不成也。”王敦不悦曰：“我之寿有几何？”璞曰：“将军若举大事，祸将不久。若遂还武昌，则寿未可量。”王敦怒曰：“汝寿几何？”璞曰：“我寿尽在今日。”王敦大怒，令武士擒璞斩之。真君与吴君举杯掷起，化为白鹤一双，飞绕梁栋之上。王敦一举眼瞧之，已失二君所在。

且说郭璞既殒，众人备办衣衾棺槨，殓之以毕。越三日，市人见璞衣冠俨然，与亲友相见如故。王敦知之不信，令开棺视之，果无尸骸，始知璞脱质升仙也。自后王敦行兵果败，遂还武昌而死，率有尸解之刑，盖不听三君之谏

，以至如此。由是吴君邀真君同下金陵，遨游山水去讫。既而欲买舟上豫章，打头风不息。舟中人曰：“当此仲夏，南风浩荡，舟船难进，奈何？”真君曰：“我待汝等驾之，汝等但要瞑目安坐，切勿开眼窥视。”吴君乃立于船头，真君亲自把船遂召黑龙二尾，挟舟而行。经池阳之地，以先天无极都雷府之印，印西崖石壁上，以辟水怪。舟渐渐凌空而起，须臾过庐山之巅，至云霄峰。二君欲观洞府景致，故其船梢刮抹林木之表，戛戛有声。舟人不能忍，皆偷眼窥之，忽然舍舟于层峦之上，折桅于深涧之下。真君谓舟人曰：“汝等不听吾言，以至如此。今将何所归乎？”舟人恳拜，愿求济度之法。真君教以服饵灵章，遂得辟谷不饥，尽隐于紫霄峰下。二君乃各乘一龙回至豫章，遂就旧时隐居，终日与诸弟子讲究真诠。乃作思仙之歌云：

天运循环兮疾如飞，人生世间兮欲何为？争名夺利兮成口墟，风月滋味兮有谁知？不如且进黄金卮，一饮一唱日沉西。丹砂养就玉龙池，小瓢世界宽无涯。世人莫道是愚痴，酩酊一笑天地齐。

又作八宝垂训曰：

忠孝廉谨，宽裕容忍。忠刚不欺，孝则不悖。廉而罔贪，谨而勿失。修身如此，可以成德。宽可得众，裕然有余。容而翕受，忍则安舒。接人以礼，怨咎涤除。凡我弟子，动静勤笃。念兹在兹，当守其独。有丧厥心，三官考戮。

却说天地水府，三元三品三官大帝，及太白金星因言：“真君道高德厚，除荡妖孽，惠及生灵。其弟子吴猛等扶同真君，共成至道，皆宜推荐，以至天庭。”商议具表，奏闻玉帝。次早三官大帝、及金星上表言：“南昌许逊原是玉洞天仙下降，兹者积修至道，除荡妖精，名满乾坤，功垂万世。臣等具表，敬伸推荐。望乞降诏，宣至天庭，加以职位。臣等不胜待命。”玉帝闻奏，乃对众真曰：“许逊德果至善，功果无双，合授九州都仙大使、兼高明大使之职，封孝先王，远祖祖父各有职位。失差九天采访使崔子文、段丘仲捧诏一道，谕知许逊，期以八月十五日午刻，拔宅上升，以昭善报。”言罢，三官大帝与金星谢恩而退。采访二仙即捧天诏敬往下界。

时晋孝武宁康二年甲戌，真君时年一百三十六岁，八月朔旦，见云仗自天而下，导从者甚众，降于真君之庭。真君迎接拜讫，二仙曰：“奉玉皇敕命，赐子宝诏，子可备香化灯烛，整顿衣冠，俯伏阶下，以懿宣读。”诏曰：上诏学仙童子许逊，卿在多劫之前，积修至道，勤苦悉备。天经地纬，悉已深通。万法千门，罔不师历。救灾拔难，除害荡妖。功济生灵，名高玉籍。众真推荐，宜有甄升。可授九州都仙大使兼高名大使，孝先王之职，赐紫彩羽袍、琼旌宝节各一事，期以八月望日，拔宅上升。诏书到日，信诏奉行。

读罢，真君再拜，遂登阶受诏毕，乃揖二仙上坐。真君曰：“敢问二仙姓

名？”一仙曰：“余乃崔子文。”一仙曰：“余乃段丘仲。俱授九天采访使之职。”真君曰：“愚蒙有何德能，感动天帝，更劳二仙下降？”二仙曰：“公修己利人，功行已满。昨者金星保奏，升入仙班。玉帝诏以八月十五日午刻时分，以云龙车相迎。先命某等捧诏谕知。”言毕，遂乘龙车一辆而去。

却说真君既得天书之后，门弟子吴猛等与乡中耆老及诸亲眷，皆知行期在迩，自此朝夕会于真君之第，日设宴共饮，以叙别情。真君谓众人曰：“欲达神仙之路，在先行其善而后立其功。吾去后，一千二百四十年间，豫章之境、五陵之内，当出地仙八百余人，其师出于豫章，大阐吾教。以吾坛前松树枝垂覆拂地，郡江心中忽生沙洲掩过井口者，是其时也。”后人有言：“龙沙会合，真仙必出。”潘清逸有《望龙沙》五言诗云：

五陵无限人，密视松沙记。龙沙难未合，气象已虚异。

昔时云浪游，半作桑麻地。地形带江转，山势若连契。

是时八月望日，大营斋会，遍召里人及诸亲友并门弟子，长少毕集。至日中，遥闻音乐之声，祥云缭绕，渐至会所。羽盖龙车，仙童彩女，官将吏兵，前后拥护。前采访使二仙又至，真君拜迎。二仙复宣诏曰：

上诏学仙童子许逊，功行圆满，已仰潜山司命官传金丹于下界，返子身于上天。及家口厨宅一并拔之上升，着今天下力士与流金火铃照辟中间，无或散漫，仍封远祖许由玉虚仆射，又封曾祖许琰太微兵卫大夫，曾祖母太徽夫人，其父许肃封中岳仙官，母张氏封中岳夫人。钦此钦遵，诏至奉行。

诏罢，真君再拜受诏毕，崔子文曰：“公门下弟子虽众，惟陈勋、曾亨、周广、时荷等，外黄仁览与其父，盱烈与其母，共四十二口，合当从行。余者自有升举之日，不得皆往也。”言罢，揖真君上了龙车，仙眷四十二口，同时升举。里人及门下弟子，不与上升者不舍真君之德，号泣振天，愿相随而不可得。真君曰：“仙凡有路可通，汝等但能遵行孝道，利物济民，何患无报耶？”真君族孙许简哀告曰：“仙翁拔宅冲升，后世无所考验，可留下一物，以为他日之记。”真君遂留下修行钟一口，并一石函，谓之曰：“世变时迁，此即为陈迹矣。”真君有一仆名许大者，与其妻市米于西岭，闻真君飞升，即奔驰而归，行忙车覆，遗其米于地上，米皆复生。来至哀泣，求其从行。真君以彼无有仙分，乃授以地仙之术。夫妇皆隐于西山。仙仗既举，屋宇鸡犬皆上升，惟鼠不洁，天兵推下地来，一跌肠出，其鼠遂拖肠不死。又坠下药臼一口，碾穀一轮，又坠下鸡笼一只，于宅之东南十里。又许氏仙姑坠下金钗一股。时人以其拔宅上升，有诗叹美云：

慈仁共羨许旌阳，惠泽生民耿不忘。

拔宅上升成至道，阳功阴德感苍苍。

仙驾飞空渐远，望之不可见，惟见祥云彩霞，弥漫上谷。百里之内，异香芬馥。忽有红锦帷一幅，飞来旋绕故地之上。却说真君仙驾绕过袁州雁宜春县栖梧山，真君乃遣二青衣童子，下告王朔，具以玉皇诏命，因来相别。王朔举家瞻拜告曰：“朔蒙尊师所授道法，遵行已久，乞带从行。”真君曰：“子仙骨未充，止可延年得寿而已，难以带汝同行。”乃取香茆一根掷下，令二童子授与王朔，教之曰：“此茆味异，可栽植于此地，久服长生。甘能养肉，辛能养节，苦能养气，咸能养骨，滑能养胃，酸能养筋，宜调和美酒饮之，必见功效。”言讫而别。王朔依真君之言，将此茆栽植，取来调和酒味服之，寿三百岁而终。今临江府玉虚观即其地也，仙茆至今犹在。真君飞升之后，里人与其族孙许简就其地立祠，以所遗诗一百二十首，写于竹简之上，载之巨笥，令人探取以决休咎。其修行钟、药穀、药臼、石函等事，并宝藏于祠，后改为观，因空中有红锦帷飞来旋绕，故名曰游帷观。

真君既至天廷，玉帝升殿，崔子文、段丘仲二仙引真君与弟子等听候玉旨。玉帝宣入朝见，真君扬尘拜舞，俯伏金阶下，上表奏曰：“臣许逊，庸才劣质，虽有咒水行符馘毒之功，盖亦赖众弟子十人之力。今弟子之中，止有陈勋、曾亨、周广、时荷、黄仁览、盱烈六人，已蒙圣恩，超升天界。更有吴猛、施岑、甘战、钟离嘉、彭抗五人未蒙拔擢升。臣等蒙恩而遗弃五人也，诚为缺典。望乞宣至天廷，同归至道，则一视同仁，昊天罔极矣。”玉帝见奏，即传玉旨，差周广为使，赍传诏旨，令吴猛等五人同日上升。周广即拜辞玉帝，赍诏下宣。是时乃晋宁康二年九月初一日也。吴猛时年一百八十六岁，见真君上升，已不与从，心内怏怏，正与施岑、甘战、钟离嘉、彭抗四道友同归西宁，聚众修炼。只见周广赍诏自天而下，众相见以毕，动问其下界之故，周广曰：“吾师许君朝见玉帝，即上奏五位仙友多助仙功，未得上升，恳求玉帝超擢。玉帝即差广赍诏，即令五君上升，同归至道。”五人听言大喜，各乘白鹿车白昼冲升。

然真君所从道者三千余人，其有功有行而得上升者，通吴君十有一人焉耳。真君领弟子朝见玉帝毕，玉帝各授以仙职，遂率群弟子拜谒太师祖孝悌明王卫弘、师祖孝明王兰公、师传谶母以毕，又谢了三官金星保奏之功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真君自升仙以后，屡显神通。隋炀帝无道，烧毁佛祠，乃将游帷观废毁。唐高宗永淳年间，遂命真人胡惠超重新建之，至宋太宗、仁宗皆赐御书，真宗时赐改游帷观曰玉隆宫。至宋代政和二年，徽宗忽得重疾，面生恶疮，昼寝，恍然一梦，见东华门有一道士，戴九华冠，披绛章服，左右童子持剑导前，来至丹墀稽首。帝疑非人间道士，因问曰：“卿是何人？”道士对曰

：“吾为许旌阳，权掌九天司职。上帝诏往西瞿耶国按察，经由故国，知主上患疾，特来顾之。”帝曰：“朕患毒疮，诸药不能愈。卿有药否？”道士即取小瓢子倾药一粒，如绿豆子大，呵气抹于徽宗疮上，遂揖而去，且曰：“吾洪都西山弊舍久已零落，乞望圣眼一瞻为幸。”帝豁然而寤，觉满面清凉，以手摩之，疮遂愈矣。乃令近臣将图经考之，见洪州西山有许旌阳遗迹，诏造许真君行宫，改修玉隆宫，仍添万寿二字塑。

真君新像，尊号曰神功妙济真君。许真君所遗之物，皆有神护守，不可触犯。如殿前手植柏树，其荣瘁常兆宫之盛衰，剪叶煎汤，诸病可愈。井中铁树，唐严撰作洪州牧，心内不信，令人掘发，俄然天变，忽有迅雷烈风，江波泛溢，城郭震动。撰惧，叩头悔谢，久之而后止。又强取修行钟置之僧寺击之，声哑如土木，撰坐寐见神人叱责，醒觉而送钟还宫。又碾轮药臼，州牧徐登苓取至府观之，尤未及观，遂乃飞去还宫。又石函，唐朝张善安窃据洪州，强强凿开其盖，内册诸书数字云：“五百年后强贼张善安开凿之。”善安看毕恐惧，遂磨洗其字，终不泯灭。因藏其盖，其字尚留函底。宋高宗建炎间，金人寇江左，欲焚毁宫殿。俄而水自楹桷喷出，火不能烧，虏酋大惊，乃撤兵而去。

。

皇明列圣犹加寅奉，敕赐重修宫殿。真君屡出护国行斋。正德戊寅年间，宁府阴谋不轨，亲口其宫。真君降箕笔云：

三三两两两三三，杀尽江南一檐耽。

荷叶败时黄菊绽，大明依旧镇江山。

予性颇嗜真君之道，因考寻遗迹，搜捡残编，汇成此书，与同志者共之，使仙凡有路，而吾人可以兴好道之心云。